

漢語鼻音韻尾的歷史演變和 現代類型分析——以古齊魯地區 與今冀魯、膠遼官話為例*

陳彥君**

摘 要

齊魯、膠遼官話是現代漢語鼻音韻尾音變的指標區域，展現在「中古咸山同讀、深臻同讀，且多讀為鼻化韻」，不同於一般漢語方言由咸山宕攝率先發生鼻化的模式。本文從鼻音語音性質的探討出發，藉語言類型學的觀點離析漢語鼻尾格局；接著梳理古齊魯地區的歷時鼻尾變異語料，企圖聯繫歷時文獻及現代方言，探討齊魯、膠遼官話區的鼻尾音變歷程。本文主要成果有四點：（1）藉鼻音性質與音變模式的探討，提出鼻尾變異的三個主要類型：[m] 韻尾保存型、[n]、[ŋ] 韻尾對立型、簡化鼻尾型。

* 修訂歷程說明：（1）此文最初是博士論文初稿的某一節，於 2017 年底完成，2018 年 3 月以單篇論文方式投交本刊；後於 2019 年 3 月獲知通過刊登，並獲致審查意見，特此感謝審查人提供周詳的意見。（2）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審查流程中，本人於 2018 年 7 月通過口試並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漢語鼻音韻尾變異類型研究》。整體而言，本文前身係博士論文之初稿，通過刊登的版本係由本人博士論文第三、四章部分內容，又參酌本刊審查意見修改而成，特此敘明。（3）為使此文內容精當且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亦可見於《漢語鼻音韻尾變異類型研究》之論述，以簡要表述為原則，或加註請讀者參考該博士論文，以避重複。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2) 對漢語方言鼻尾音變劇烈的冀魯、膠遼官話進行細部的鼻尾類型分析，並闡述建立鼻尾格局「山東型」的意義。(3) 聯繫古今語料，指出先秦古齊魯地區「齊人殷聲如衣」的鼻尾弱化方音特色，並分析今冀魯、膠遼官話梗曾通宕江攝的白讀層鼻化韻。(4) 指出現代冀魯、膠遼官話最具指標性的前鼻尾韻弱化現象是晚期音變的結果。

關鍵詞：鼻音韻尾、冀魯官話、膠遼官話、鼻尾格局、語言類型學

一、前言

漢語歷時語音演變中，鼻音韻尾從古到今皆表現出明顯的變異趨勢，即使中古音系鼻尾系統是 $-m$ 、 $-n$ 、 $-ŋ$ 三分，現代漢語方言多數不屬於這套鼻音韻尾對立，可見其中經歷了既深且廣的音變過程。我們認為透過對鼻音性質的考察，追求漢語鼻尾演變的「普遍性語音條件」是有意義的工作，也是語言類型學「共性」研究的體現。漢語在語文學範疇的語料尤其豐富，歷代押韻的文學作品提供韻部研究的素材，我們可在合韻、諧聲行為中看到陽聲韻部異部接觸的現象。然而，文獻語料有其研究上的侷限，語料的完整性和連續性有所不足，且存在多種詮釋上的可能性，故漢語的鼻尾變異研究，必須充分藉助現代方音的研究成果。

本文以冀魯、膠遼官話紛雜的鼻音韻尾演變為主題，整理歷時與共時的鼻尾變異材料，藉由語言裡或為片段、或成系統的材料，分析冀魯、膠遼官話鼻音韻尾整體的發展趨向。探討主題為（1）鼻音性質與鼻尾音變模式，（2）漢語方言鼻尾語音格局與類型，（3）在鼻音性質與音變條理的歸整下，將古齊魯地區的鼻尾變異語料和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的鼻尾格局分析成果相互比較，（4）分析現代冀魯、膠遼官話方音兩類鼻尾弱化音讀，及該地區方言在鼻尾格局上的特殊性。

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探討漢語兩大鼻尾音變作用——鼻尾合併音變和鼻尾弱化音變；第三節介紹鼻音的語音性質，特別指出鼻音附帶徵性「元音性」、「輔音性」，前後鼻尾的「不全性」和「不定性」這四個特性，以及這幾種性質如何成為劃分鼻尾格局類型的關鍵理論；第四節整理漢語史上「古齊魯地區」的鼻音韻尾演變語料，分析其鼻尾音變特色；第五節則探討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的鼻尾格局和類型，並進行古今音變的聯繫；最後是我們的結論。

二、漢語鼻音韻尾的合併及弱化音變

漢語鼻音韻尾主要有雙脣鼻音尾 $-m$ 、舌尖（齒齦）鼻音尾 $-n$ 、舌根（軟

齶) 鼻音尾 $-ŋ$ 三類, 鼻尾變異的兩大音變作用是「鼻尾合併音變」與「鼻尾弱化音變」, 兩種音變在不同方言的參差發展, 形成現代漢語方言紛雜的鼻尾演變現象。作為標準語的國語(普通話)輔音韻尾較少, 除了塞音韻尾全數消變, 鼻音韻尾也只剩 $-n$ 和 $-ŋ$ 尾, 至於南方方言, 如閩南、粵、客語則保留較完整的塞音和鼻音韻尾。以下表 1 簡要呈現漢語紛雜的鼻尾表現:

表 1: 漢語鼻音韻尾演變示例¹

韻尾	$-m$			$-n$			$-ŋ$		
例字	三	森	心	山	身	新	桑	生	星
現代標準語	san	sən	ɛin	ʃan	ʃən	ɛin	saŋ	ʃəŋ	ɛiŋ
濟南	sǎ̃	ʃǐ̃	ɛĩ̌	ʃǎ̃	ʃǐ̃	ɛĩ̌	saŋ	文 ʃəŋ 白 ʃǐ̃	ɛiŋ
太原	sǎ̃	səŋ	ɛiŋ	sǎ̃	səŋ	ɛiŋ	sǎ̃	səŋ	ɛiŋ
成都	san	sən	ɛin	san	sən	ɛin	saŋ	sən	ɛin
揚州	sǎ̃	sən	ɛin	sǎ̃	sən	ɛiŋ	saŋ	sən	ɛiŋ
蘇州	sɛ	sən	sin	sɛ	sən	sin	səŋ	sən	sin
長沙	san	sən	ɛin	san	sən	ɛin	san	sən	ɛin
南昌	san	sɛn	ɛin	san	sən	ɛin	səŋ	sɛn	ɛin
福州	saŋ	seiŋ	siŋ	saŋ	siŋ	siŋ	souŋ	seiŋ	siŋ
廈門	sam	sim	sim	san	sin	sin	səŋ	siŋ	siŋ
梅縣	sam	sɛm	sim	san	sən	sin	səŋ	sɛn	sɛn
廣州	ɸam	ɸɛm	ɸɛm	ɸan	ɸən	ɸən	ɸəŋ	ɸɛŋ	ɸiŋ

從表 1 語料可知古 $-m$ 尾和 $-n$ 尾在現代方言的韻尾變異較為顯著, 相對來說古 $-ŋ$ 尾保持較好。

「鼻尾合併音變」在古今漢語皆常見, $[-m > -n > -ŋ]$ 只是大致的趨向, 音

¹ 語料參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變成因與音變後形成的語音格局皆有所差異。²現代漢語多數方言已完成 [-m>-n] 的大規模演變，-n、-ŋ 兩個部位的鼻音韻尾混用或合併也頗為常見；許多方言的 [-n>-ŋ] 或 [-ŋ>-n] 變化處於進行中、未完成的狀態，以中原官話羅山方言為例，非低元音 -in、-iŋ 已多數混為 -in，-ən、-əŋ 韻少數混為 -ən 韻，而低元音 -an、-aŋ 則完全不混。非低元音韻的前後鼻尾合併現象，在不同的韻母，音變速度也有差異，洪惟仁（2003）也曾指出類似的現象，認為是一種音變的「結構擴散」，顯示音變的漸變過程。

「鼻尾弱化音變」常簡稱為「鼻化」作用，指鼻音韻尾弱化後消失，鼻音成分留存於韻腹，使原本的主要元音成為鼻化元音。³ Chen（陳淵泉 1975）從鼻音的輔音性強弱解釋鼻尾演變現象，⁴指出「鼻化」與「鼻尾演變或交替」相連的發展模式，並認為鼻化作用發生於低元音較為普遍，鼻尾又以舌尖鼻尾 -n 率先變化。張琨（1983）、張光宇（2006、2012）、吳宗濟（1989）、冉啟斌（2005）等皆對漢語方言鼻化現象做了相關討論。研究顯示，鼻尾 -n 較之 -ŋ 更容易消失。以屬於冀魯官話的濟南話為例，古 -n 尾韻直接丟失鼻音韻尾成為鼻化韻 \tilde{V} ，但系統中的古 -ŋ 尾韻仍保留舌根鼻音韻尾，⁵濟南方言鼻化音變的特色是「仍維持古韻類分合關係」，因古 -n 尾韻並非先與古 -ŋ 尾韻合併才發生鼻化作用，而是直接丟失鼻音韻尾 -n。鼻尾弱化作用的成因與演變次序，和主要元音發音位置有關，這點與鼻尾合併現象相似，張光宇（2012）指出低元音先致使鼻音韻尾弱化，相較之下非低元音滯後。⁶

² 石鋒（2008：7-9）指出研究語音格局是語音學與音系學之交匯點：「語音學和音系學有一個很好的結合點，就是語音格局。語音的分析是用語音實驗得出的數據和圖表來考察各種語言音位系統的表現，包括的內容可以有不同音位各自的定位特徵，內部變體的分佈規律，整體的配列關係等。」關於「語音格局」的定義，吳宗濟（2008：1）是這麼說的：「格就是格式，每個聲調有什麼樣的格式、表現形式；局就是布局，如各聲調的分佈，相互之間的關係。」

³ 由於本文關注的是鼻音韻尾的變異現象，主要探討韻尾鼻音性質「逆向同化」影響前接元音之相關問題，另一種因鼻聲母「順向同化」導致的元音鼻化現象，暫不納入論題範疇。

⁴ 詳參第三節「漢語鼻音語音性質與鼻尾格局」。

⁵ 屬於中原官話的西安話，也與濟南話有相同的鼻化發展過程。

⁶ 詳參第三節（三）「鼻尾前接元音的性質」。

從上述討論，可知漢語鼻音韻尾 [-m>-n>-ŋ] 合併音變歷程，在現代漢語方言裡，並不完全依照 [-m>-n>-ŋ] 脈絡發展，例如 [-m>-n] 發生後，[-n] 直接弱化為 [Ũ]，但 [-ŋ] 仍保持良好（如前文提及的冀魯方言），這是在鼻尾合併音變後，又加入鼻尾弱化音變；或是 [-m] 未消變，但 [-n>-ŋ] 已經發生，使鼻尾格局成為 [m : ŋ] 對立（如潮州方言）。冀魯官話（以及與之有相似鼻尾變異的膠遼官話）正是有著特殊鼻尾變異趨向的方言，本文即在漢語整體鼻尾音變的觀察中，以冀魯、膠遼官話為例，透過語料分析以釐清鼻尾音變更深層的脈絡，修正過於簡化的鼻尾音變 [-m>-n>-ŋ] 理論。⁷

三、漢語鼻音語音性質與鼻尾格局

綜合前人研究，我們提出影響漢語鼻音韻尾變異的四個語音性質——元音性、輔音性、不全性與不定性，這四種特性影響了鼻尾合併、鼻尾弱化兩種鼻尾音變作用，兩種音變在方言中可能先後出現或同時發生作用。⁸

（一）鼻音的元音性、輔音性及標記值

Ohala（1993）在鼻音發音方法和主要徵性之外，著眼於附帶徵性，提出以「元音性」和「輔音性」分析鼻音韻尾，指出鼻音發音位置越靠前，輔音性越強、元音性越弱，故 [m] 在聲母位置相對自然；鼻音發音位置越靠後，輔音性越弱、元音性越強，故 [ŋ] 易與元音結合。[m] 在聲母位置比韻尾更適合，解釋了漢語史上古 -m 尾韻的韻尾丟失現象，[ŋ] 與元音更能結合，解釋了古 -ŋ 尾韻在現代漢語中鼻尾較少變異的表現。

延續 Ohala 的理論，張吉生（2007）也運用「標記理論」分析漢語鼻音韻

⁷ 關於鼻尾音變理論的修正，我們在《漢語鼻音韻尾變異類型研究》指出「鼻尾合併音變 [-m>-n>-ŋ] 此一序列，據 Ohala 所論是為了呈現鼻尾由前往後音變、順向發展的自然性，但透過實際語料呈現的鼻尾語音格局，以演變形式和演變次序來說，應存在鼻尾合併理論的修正空間，將 [-m>-n>-ŋ] 分為 [-m>-n] 與 [-n ⇄ -ŋ] 兩部分。」（陳彥君 2018：264-267）該文有詳細的探討，為避重複，此處不再多做說明。

⁸ 鼻尾合併與鼻尾弱化兩種音變也可能在同一方言中先後發生，以中原官話的太原話為例，其低元音字（咸山宕江一類）讀鼻化韻 Ũ，非低元音字（深臻梗曾通一類）保留 -ŋ 韻尾，非低元音韻攝發生鼻尾合併音變，咸山攝則先發生鼻尾合併 [-m>-n]，後續才發生弱化音變。

尾，⁹冉啟斌（2005）分別從實驗語音學和兒童語言習得進行研究，三人皆指出 -m、-n、-ŋ 在音節不同位置標記值的差異：

1. 在聲母位置，[m] 無標而 [ŋ] 有標，故 [m] 在聲母位置更自然更普遍。
2. [ŋ] 與元音結合有較強黏著性，最不易弱化脫落。
3. [n] 的兩面性，相比 [m] 的輔音性和 [ŋ] 的元音性，[n] 在聲母位置比 [ŋ] 更易保留，在韻尾位置比 [ŋ] 容易丟失。
4. 鼻尾時長差異：時長越短，越容易弱化，三個韻尾中 [n] 時長短於 [ŋ] 和 [m]，故鼻尾弱化以 [n] 最容易發生。

綜合前人研究，可知 [m] 尾容易脫落、[n] 尾容易鼻化、[ŋ] 最不易弱化脫落的幾個語音特性。

（二）鼻音的不全性、不定性

除了發音位置的差異、元音性及輔音性等附帶徵性，我們認為漢語鼻音韻尾還有「不全性」與「不定性」兩個語音特質。「不全性」、「不定性」皆是描述漢語前後鼻尾的重要語音特性。「不全性」指漢語鼻音在音節尾位置時，鼻音強度通常較弱，故往往只於前接元音上附帶鼻音色彩，如此一來，鼻尾的發音部位差異便不顯著。「不定性」則是比較舌尖鼻尾和舌根鼻尾的音長、共振峰等相關性質後，發現兩者的差異較不明確。不全性與不定性呈現舌尖鼻尾和舌根鼻尾在基本語音徵性外的語音性質，此與現代漢語方言前後鼻尾合併（尤其在非低元音韻）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以及方言紛雜的鼻尾音變現象密切相關。

漢語鼻音韻尾的語音性質與聲母位置的鼻音相比，有較微弱的傾向。王力（1955）指出「嚴格地說，漢語元音後面的輔音只算半個。」並以「難」為例，認為 [a] 後面的 [n] 只念一半（前半），並不像 [a] 前面的 [n] 那樣完整。游汝傑等（1980：329）認為：

⁹ 標記理論分析語音在音系中的有標記形式和無標記形式，標記性是相對而言的，是由不同音系結構決定，在系統中越具標記性的，越是不自然，越是自然的則越無標記性。

[an] 的韻尾並沒有聲母 [n] 的持阻和除阻這兩個階段，在許多音節前，它往往只表示一種鼻化。

冉啟斌（2005：37）指出漢語的鼻音作為輔音韻尾是常是不充分的，常發生弱化，甚至丟失。王志潔（1997）則藉由比較英語及漢語的鼻音韻尾，討論鼻尾的鼻音度，其以普通話為例，主張漢語音節的鼻尾普遍來說是滑音而非塞音，鼻音度（nasality）明顯低於位於音節首的鼻音；比起英語的表現，漢語的鼻音韻尾可視為「緊貼著韻複元音的鼻音成分」。

相關文獻在指出「鼻音不全性」時，其實也指出了「鼻音不定性」，如吳宗濟等（1986：23-31）整理漢語普通話 408 個音節的聲譜圖，描述 -n、-ŋ 韻尾的性質為「是一種不太純粹的鼻音」、「（-n、-ŋ 韻尾的）界限不夠明顯」、「-n 和 -ŋ 韻尾的共振峰值看不出彼此有什麼出入。」朱曉農（2010：137）也提出鼻音除了 F1 值和反共振頻率兩項聲學特徵的些許差距，其他分別不大，所以各種鼻音之間誤聽率很大，也導致各方言鼻音之間互相轉化的情況頗為頻繁。對鼻音不全性和不定性的認識，成為我們討論漢語鼻尾合併和鼻音弱化作用時的依據。¹⁰

（三）鼻尾前接元音的性質

在認識了鼻音徵性對鼻韻尾變異的影響後，接續產生的疑問是：除了鼻尾合併音變時，在演變速度上是否有先後次序的差異？例如 [-m>-n] 的音變由哪個類型元音先啟動？

元音舌位高低對「鼻音弱化」作用的影響，Chen（陳淵泉 1975）從鼻音

¹⁰ 例如臺灣通行國語的 -n 和 -ŋ 韻尾合流現象，在合流後究竟讀成哪個韻尾，學者的研究結果頗有歧異，較為一致的是認為（1）-an 和 -aŋ 並無混讀趨向，（2）-əŋ 讀為 -ən，但對 -iŋ 和 -in 混同後的音讀，Kubler（1985）、Tse（1992）、Yang（2010）、陳彥君（2014）認為讀 [in]，而 Lin（2002）、Hsu and Tse（2007）則認為合流後讀為 [iŋ]，Fon et al.（2011）認為是臺灣北部和南部的差異，北部常用通行國語的發音人傾向讀 [iŋ]，而南部發音人則傾向讀 [in]。據聲學分析與跨語言比較，漢語鼻音韻尾相較之下鼻化度較低，鼻韻尾個別的區辨程度不大，語流中常常將鼻音成分附著於元音上，故 -n 和 -ŋ 韻尾的發音部位需明確區辨的必要性較為缺乏，故兩個韻尾容易合流，這是漢語鼻音韻尾的語音特性所致。

的輔音性強弱解釋鼻尾演變現象，指出「鼻化」與「鼻尾演變或交替」相連的發展模式，並認為鼻化作用發生於低元音較為普遍，鼻尾又以舌尖鼻尾 $-n$ 率先變化；後來張琨（1983）指出最易發生鼻化運動是低元音韻接舌尖鼻音韻尾，最保守的是舌面後半高圓唇元音接舌根鼻尾 $-ŋ$ 。張光宇（2012）則系統性地闡述鼻音弱化現象與前鼻音、低元音密切相關。不管是鼻尾合併或鼻音弱化作用，許多學者皆認為鼻音的演變與「前接元音舌位高低」有關，此語音現象確實在漢語方言普遍發生，而元音高低的區分，通常呈現為「低」 $[+low]$ 與「非低」（ $[-low]$ ）兩類元音。結合前文對鼻音的探討，元音性質與鼻尾性質的搭配關係為：

表 2：漢語鼻尾、元音性質與鼻化容易度關係表

最易鼻化	低元音	+	前鼻音
最不易鼻化	非低元音	+	後鼻音

前鼻音（舌尖鼻音） $-n$ 先弱化，後鼻音（舌根鼻音） $-ŋ$ 滯後，主要元音「低」 $[+low]$ 易弱化，「非低」（ $[-low]$ ）滯後；綜合觀之，最易鼻化的是「低元音 + 前鼻音」。¹¹冀魯方言許多語料都證明 $-an$ 韻最容易鼻化；至於最不易鼻化的是屬於那一類元音，方言多數語料皆顯示通攝字¹²或系統中其他韻攝的 $-uŋ$ 、 $-oŋ$ 韻¹³最不易鼻化（張琨 1983），以雲南地區的西南官話為

¹¹ 吳宗濟等（1989）還認為與「主要元音舌位前後」有關，但以現代漢語方言來說，鼻尾表現受前接元音舌位前後影響的例子較少，仍是低元音與非低元音與鼻韻尾的互動關係較為顯著。

¹² 關於通攝與 $-uŋ$ 、 $-oŋ$ 韻最不易鼻化的論述，感謝審查人指出「應該將中古韻類名稱和實際讀音形式釐清，不能混為一談。」補充說明如下：張琨（1983）對通攝字最不易鼻化的討論，是建立在現代方言的觀察上，而我們後續在《漢語鼻音韻尾變異類型研究》（陳彥君 2018）則更廣泛地蒐集現代漢語方言共 271 個方言點，發現來自中古通攝的字確實最不易出現鼻化韻，且這些古通攝字多讀為 $-uŋ$ 、 $-oŋ$ 韻。根據我們的統計，通攝出現鼻化韻的方言僅有 13 點，佔調查點比例約 4.8%，其中又可分為兩類，一是通攝的鼻化韻為白讀層次，冀魯官話 3 例、晉語 4 例；二是通攝只有讀鼻化韻一讀，湘語 1 例、晉語 2 例、閩中及鄰近的邊際方言區 2 例。

¹³ 少數方言通攝字不是 $-uŋ$ 、 $-oŋ$ 韻，如湘方言婁底讀 $-yŋ$ 韻、湘方言雙峰讀 $-əŋ$ 韻、贛方言

例：

表 3：雲南地區西南官話的古陽聲韻部韻讀¹⁴

方言	咸山	宕江	深臻	梗	曾	通
西南官話/雲南昆明	ā	ā	ĩ/ṣ	ĩ/ṣ	ĩ/ṣ	oŋ
西南官話/雲南建水	ã	ã	ẽ	ẽ	ẽ	oŋ
西南官話/雲南祥雲	Ã	Ã	ẽ/ĩ	ẽ/ĩ	ẽ/ĩ	oŋ
西南官話/雲南廣南	æ	ãŋ	õn	õn	õn	oŋ

雲南地區西南官話的鼻尾演變是非低元音韻、低元音韻鼻尾皆弱化，通攝保持 -ŋ 尾。

（四）漢語鼻尾語音格局

漢語方言的鼻音韻尾類型，依照韻尾個數多寡及彼此的對立關係分類，王力《漢語史稿》將漢語方言鼻韻尾架構分出九大類型（1980：219），張燕芬（2009、2012）則利用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地圖集語料庫」分出八大類型。¹⁵前人為漢語方言的鼻音韻尾架構分類，僅依照 -m、-n、-ŋ、-Ṽ、-V 的個

泰和 -ɿŋ 韻、吳方言南陵 -əŋ 韻等，我們認為上述方言的通攝字很有可能仍經歷讀 -uŋ、-oŋ 韻的階段，故後續音變傾向於「韻尾鼻化發展滯後」的表現。

¹⁴ 語料來源：李霞《西南官話語音研究》（2004）。

¹⁵ 張燕芬（2012）的鼻尾格局分類，簡述如下：（1）[-m]、[-n]、[-ŋ] 三分型：主要分布在粵語區、客語區及桂南平話區。部分方言的鼻韻尾三分涵字並不一致，如客語有梗曾攝讀為 -n 尾表現，以及咸攝 -m>-n 的趨勢。（2）[-n]、[-ŋ] 二分型：以官話方言區和贛語區為主，另可見於客語、湘語少數方言區。（3）[-n] 或 [-ŋ] 一個韻尾型：主要分布在閩語的閩北、閩東，少部分見於官話、客贛語區。鼻韻尾變異後歸併為 -n、-ŋ 或 -n~ŋ 自由變體。（4）鼻音韻尾與鼻化元音共存型：由於鼻化韻多出現於吳、閩、湘語區，故此類型散見於以上三大方言及與之接觸的鄰近方言，如客贛方言，此外亦見於部分官話方言（合肥、濟南、蘭州等）。（5）鼻音韻尾與口元音共存型：此類型方言點較少，多集中於吳、閩語。與上個類型一樣，底下需再細分「咸深攝是否讀 -m」，讀 -m 者也多為閩方言。（6）鼻音韻尾與鼻化母音、口元音共存型：此類咸深攝沒有收 -m 尾者，已完成 -m>-n，分布地區主要是官話區和吳語區，大部分的吳語屬於此類，如蘇州方言。（7）鼻化母音與口元音共存型：符合此類條件的方言極少，張燕萍（2012）僅列出徽語績歙片績溪、歙縣兩點的材料，說明有「咸山梗-深臻宕江曾通：ā/a-ã」和「咸山梗-深臻曾通-宕江：ã/a-ã-a」的表現。（8）口元音型：此類型將古陽聲韻三類韻尾完全合併，且合併後未保留鼻音成分，方言點

數及有無進行歸納，我們認為這種作法只是「類」的區別，而不能有意義地顯示「類『型』」意義——意即分類應該能呈現該語音現象的成因、共性或殊性，如此的研究視角，便是「類型學」在語言研究上的意義。

在前文的討論裡，我們提出影響漢語鼻尾變異的四個重要語音性質：鼻音的元音性、輔音性，以及前後鼻尾的不全性與不定性，這四種語音性質促成兩種鼻音變作用：鼻尾合併作用及鼻尾弱化作用。在深入認識鼻尾音變的方式和成因後，本文認為應從語音的根本性質劃分漢語的鼻音韻尾格局，藉由四個性質和兩種音變作用，理解到「-m 尾的消變」與否、「前後鼻尾是否維持對立」、「是否發生鼻尾弱化、或在 -m 消變後又發生前後鼻尾合併簡化」，成為我們判定方言鼻尾特色的關鍵，也劃分出三個主要的鼻尾架構類型——[m] 韻尾保存型、[n]、[ŋ] 韻尾對立型、簡化鼻尾型。¹⁶

表 4：漢語鼻音韻尾格局與類型

類型	[m]韻尾保存型	[n]、[ŋ]韻尾對立型	簡化鼻尾型
格局	三分格局[-m：-n：-ŋ] (基本型)	二分格局[-n：-ŋ]	弱化格局
	二分格局[-m：-ŋ] (變化型)		[-n～-ŋ]、[-n]、[-ŋ]、 [-ŋ：-ŋ̃]、[-ŋ：-ŋ̃：V]、 [-ŋ：V]、[-ŋ̃：V]、[V]

以下闡述我們劃分的鼻音韻尾格局及類型。

1. [m] 韻尾保存型——三分格局 [-m：-n：-ŋ]、二分格局 [-m：-ŋ]

漢語史上的鼻音韻尾多數時候是以三分格局 [-m：-n：-ŋ] 為標準範式，

極為稀少，僅有浙江湯溪吳語及和湖南辰溪湘語兩處。

¹⁶ 感謝審查人指出本文在「四個鼻尾語音性質、兩種鼻尾音變作用、三種主要類型」詮釋上的問題，經修改後，希望顯示的是語音性質、音變作用是我們深入認識複雜鼻尾音變的方式，劃分類型時，也是基於對鼻音問題的認識，指出「-m 尾輔音性強，故容易在音節尾消變」：使「-m 尾消變與否」成為指標；「前後鼻尾的不定性與不全性」：使觀察「前後鼻尾是對立或合併」成為方言鼻尾問題的關鍵；「前鼻尾與低元音韻容易發生鼻尾弱化」：成為我們觀察方言鼻尾弱化模式的基礎。

中古的切韻系統如此，上古漢語雖然有許多鼻韻尾間的混用，仍假設有一個 $[-m : -n : -ŋ]$ 為標準或原始格局。發展到現代漢語方言，三分格局已經不是最普遍、最優勢的格局， $[-m : -n : -ŋ]$ 的對立模式保存在南方方言中，¹⁷ 主要保留在粵語、客語區及桂南平話區，以及閩南語的文讀層，故本文認為 $[-m : -n : -ŋ]$ 三分格局的重點在「有標韻尾 $-m$ 的保存」。下圖 1 是現代漢語方言「有無 m 尾」地理分布：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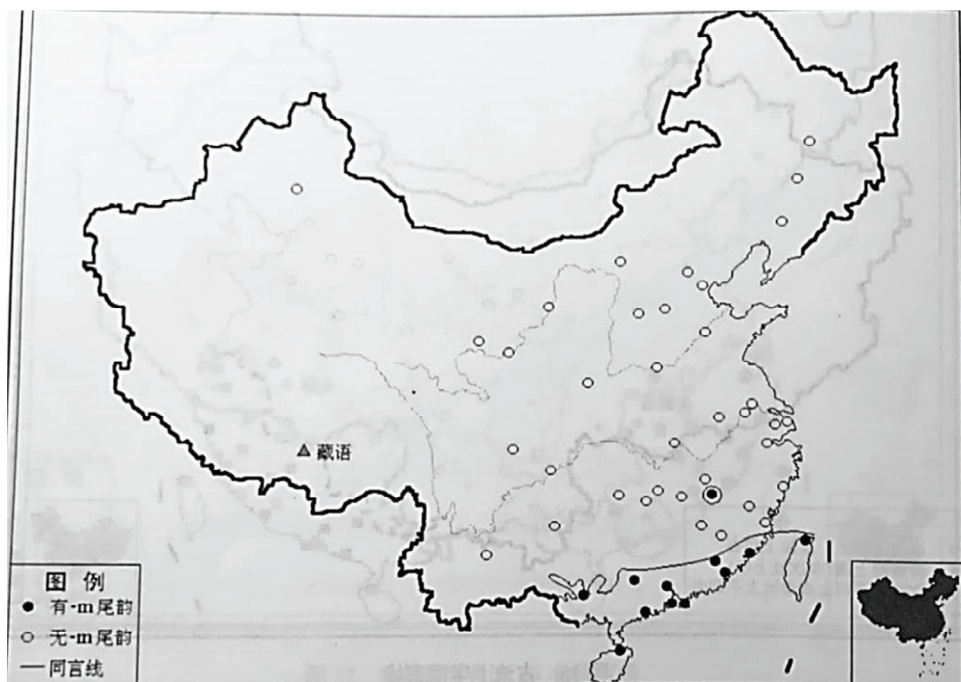


圖 1：現代漢語方言「 m 尾有無」的地理分布與同言線

¹⁷ 我們在《漢語鼻音韻尾變異類型研究》（陳彥君 2018：129-130）也指出：「宋元以後與現代方言兩者藉由「 $-m$ 尾有無」所畫出的同言線並無太大差異，如此的方音南北對立態勢歷經數百年仍無太大變異，可見漢語幾個指標性較強的鼻尾方音區域特色，仍在各個所處區域維持語音上的區域優勢。」

¹⁸ 圖片源自李小凡、項夢冰（2010：135），並由作者加以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漢語方言雖有 $[-m : -\eta]$ 二分格局，但無 $[-m : \tilde{V}]$ 二分格局，劉綸鑫（1999：79）指出可能有「 Vm 消失， \tilde{V} 才有機會發展」的機制，其以江西全省 95 個方言為例，呈現鼻韻尾的排列、對立與發展次序如下：

表 5：江西客贛方言鼻尾的類型與演變次序

Vm	Vn	$V\eta$	\tilde{V}
+	+	+	—
—	+	+	—
—	+	+	+
—	—	—	+

因為江西境內的贛語屬於漢語中部方言，介於漢語 $-m$ 尾消變的過渡地帶，故劉綸鑫（1999）得以 $[-m]$ 、 $[-n]$ 、 $[-\eta]$ 、 $[\tilde{V}]$ 四個項目的有無對江西境內客贛方言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鼻尾演變模式有以下特色：

- (1) 保持 $-m$ 尾的方言： $[-m : -n : -\eta]$ 鼻尾三分架構一般來說相當穩定，但非低元音韻的前後鼻尾可能合併，使臻梗曾為一類。陳彥君（2018）稱為中古文讀簡化型，簡稱客語型。
- (2) 但 $-m$ 尾消變後，僅少數保持 $[-n : -\eta]$ 的對立，且系統中的非低元音韻及早發生前後鼻尾合併，使深臻梗曾為一類。
- (3) 多數 $-m$ 尾消變完成的方言，除了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也有低元音韻鼻尾弱化的音讀趨向，整體來說音系是朝著簡化、弱化的方向發展。
- (4) 從「 Vm 消失， \tilde{V} 才有機會發展」的機制，可看出 $[-m]$ 尾與弱化鼻尾韻讀在江西省方言似有互斥的關係。

江西省境方言處於「 $-m$ 尾消變」進行中的狀態，正可為我們認識漢語鼻尾演變與鼻尾語音格局，提供演變模式、鼻尾對立狀態與發展次序的語音線索。除了指出 Vm 與 \tilde{V} 的消長關係，也提示漢語史上鼻尾演變的歷程，使我們更加確立 $-m$ 韻尾在鼻尾格局上的關鍵性質。故本文建立鼻尾格局的「 $[m]$ 韻尾保存型」，以顯示「 $-m$ 尾保存與否」對鼻尾語音格局演變趨向的重要

性。¹⁹

2. [n]、[ŋ] 韻尾對立型——二分格局 [-n : -ŋ]

由於 [m] 在韻尾的有標性，鼻尾合併作用中的 [-m>-n] 音變廣為發展，在 -m 韻尾丟失後，便形成二分格局 [-n : -ŋ]；然而，綜觀現代漢語方言，[-n : -ŋ] 能確實對立而少有變異的方言不多，雖然漢語標準語是 [-n : -ŋ] 二分格局，官話的核心方言——北京音也維持 [-n : -ŋ] 對立，但官話方言區多數無法維持前後鼻尾的有效區辨。據聲學分析結果，漢語鼻音的語音特性在於韻尾位置鼻音的鼻化度較低，尤其是前鼻音與後鼻音的區辦程度不大，語流中常常將鼻音成分附著於元音上，故兩個韻尾容易合流。[n]、[ŋ] 韻尾對立型的分布區，以官話方言和贛語為主，另見於客語、湘語少數方言區。

3. 簡化鼻尾型——弱化、簡化格局 [-n~ŋ / -ŋ / \tilde{V} / V]

現代漢語方言若音系中有兩個鼻音韻尾，多是 -n、-ŋ 共存。當 -n、-ŋ 發生鼻尾合併或鼻音弱化音變後，來到 [-n~ŋ] 階段，或發生鼻尾弱化形成 [-ŋ : \tilde{V}] 對立。不管鼻尾的格局如何，由於弱化的鼻流在表現上相當不穩定，從前後鼻尾發生自由變體現象後，直到元音鼻化或去鼻化這一整個階段的鼻韻尾格局，皆屬於「簡化鼻尾型」的範疇。

此類型的變異現象複雜，相關方音記錄，也由於鼻尾語音的不定性和不全性，可能有所參差。鼻尾弱化調查的困難與侷限，卻也顯現了此音韻現象的實際情況，發音人和記錄者無誰對誰錯，發音或記錄是否精確的問題，是漢語的鼻音不全性和不定性起了關鍵作用，是故，本文只分出簡化鼻尾這個類型，不區分弱化後的若干小類，簡化鼻尾類型的建立，是為了顯示鼻尾音變的特殊性質。

¹⁹ 劉綸鑫之論或許符合客贛方言音系的表現，也指出 -m 尾保存與否對鼻尾變異的關鍵性質，但綜觀漢語方言，其實存在三大鼻尾 [-m]、[-n]、[-ŋ] 與鼻化韻 [\tilde{V}] 並存的語音格局，我們稱為「三大鼻尾與鼻化韻並存型」（簡稱閩南型）（陳彥君 2018：233-240），這個類型主要分布在閩南語泉漳片。這是漢語方言鼻尾格局中語音項目最為繁多的類型，閩南語也可以這個「三大鼻尾韻和鼻化韻共存」的鼻尾架構，和其他漢語方言劃分開來，可見此鼻尾格局的特殊性。

四、古齊魯地區的鼻尾演變與區域特色

古陽聲韻尾的演變型態向來是漢語史的重要論題，相關研究成果豐碩。本節將進行歷時音變的探討，藉由梳理語文材料的語音現象，探索漢語史上齊魯地區（今山東地區）鼻尾音變的類型與區域特色。

（一）古齊魯地區的方言

古代的方言區雖無明確記載，但可依據書面文獻的描述大致瞭解古代方言的區劃。齊魯地區不只是文化、政治上的指標性區域，也是帶有方音特色的地區，林語堂（1933）將漢代方音區域分為十四系，包含「齊魯」方言；羅常培、周祖謨（1958）也指出：

……從這個粗疏的分類中也可以看出在西漢時代「關西」跟「關東」不同，「陳楚江淮之間」與「周鄭」、「齊魯」不同，而「燕之北鄙」以及「南楚」，「吳越」等又都是比較特殊的方言。

李學勤（2014）認為中國古代文明不是由單一地域、單一民族生成，是由各個民族共同創造和發展而來，其依據中國古代文化與考古文獻等資料，提出中國古代文明由「七個文化圈」組成的觀點，其中包括位於黃河下游的齊魯文化圈，內含齊、魯和宋國等若干小諸侯國，在今山東省範圍內。

（二）齊魯地區歷時鼻尾音變的類型

1. 先秦兩漢時期

羅常培、周祖謨（1958：75）指出先秦到兩漢在語音演變和分布上的差異較小，²⁰我們便將先秦到兩漢這段長時間的語音歷史合在一起討論。前文討論鼻音徵性時，提及「-m 的有無」、「前後鼻尾的關係」以及「鼻尾弱化或簡化是否發生」是探討鼻尾演變的基本論題，「鼻尾 -m 的消變」主要發生在先

²⁰ 羅常培、周祖謨（1958：75）「根據幾種漢代的方音現象來看，漢代的方音有很多跟《詩經》、《國風》中所反映出來的方音現象是一致的。」

秦兩漢的秦晉方言和趙魏方言（陳彥君 2018：77-78），「前後鼻尾合併」及「鼻音弱化」則以齊魯方言表現最為顯著。以下將集中討論古齊魯地區的兩個鼻尾音變現象。

(1)前後鼻尾合併：

前後鼻尾的合併現象受鼻音徵性影響容易發生，先秦兩漢的 [-n/-ŋ] 合韻確實普遍出現在各個方言區，²¹尤其是真耕合韻，²²在 [-n/-ŋ] 合韻韻例中通常佔多數比例。先秦兩漢各方言區以齊魯方言和楚方言的前後鼻尾合韻數量較多，表 6 呈現齊魯方言陽聲韻部的合韻類型（汪啟明 1998）：

表 6：先秦兩漢齊魯方言陽聲韻部合韻類型

合韻類型	韻部
-m/-n	元談 1
-m/-ŋ	蒸侵 1、陽談 1、陽東侵 1、冬侵 5
-n/-ŋ	蒸文 1、陽元 5、陽文 1、耕文真 3、耕文 4、耕元 1、耕真 22、耕陽真 2、耕真元 3
-n/陰	元脂 3、文脂 2、真脂 1、真微 1、文微 1、文之 1、真文微 1、元魚 1、真元歌 1
-ŋ/陰	陽魚 11、蒸之 2、東幽 2、蒸之幽 1、東侯 3、冬侯 1、陽魚侯 1、陽魚宵 1、陽魚之歌 1、陽魚微之侯 1、耕支 2、耕脂 1
n/入	元月 4、真元質 2、真元月 1、真錫 1、真物 1、真文物 1

- ²¹ 合韻現象與通假字例是研究古音學的主要語料。本文對於「合韻」的定義，是與獨韻相對，合韻的定義為相異的韻部通押，即古音學的旁轉、對轉現象，例如同為舌尖鼻尾韻的真文、真元通押或相異鼻尾韻的真耕通押，皆屬於合韻的表現。
- ²² 董同龢先生從《老子》與《楚辭》用韻的考察得出「東陽、之幽、侯魚、真耕」通押是上古楚方言的結論，但李存智（2009）指出「以之、職、蒸，脂、質、真，支、錫、耕的接觸為例，學者所謂的『楚音』式合韻，如之幽合韻、真耕合韻、歌支合韻、真文合韻，它們是否真的是『楚方言』都可以重新加以檢視。……從兩周金文與《詩經》用韻來看，無法證成之幽合韻、真耕合韻、歌支合韻、真文合韻是所謂楚方音的特色。反之，這些異部的接觸可能反映或區域或時間、或類型的特點，而非專屬楚地的方音特色。」本文透過鼻尾演變的研究，從趙魏方言、齊魯方言有大量的真耕合韻表現，秦晉方言也有零星幾例，也指出真耕通押並非專屬於楚方言的方音特色，而是前後鼻尾受鼻音徵性影響下容易發生的鼻尾合併現象。

合韻類型	韻部
ŋ/入	陽鐸 2、陽東鐸 1、蒸職 1、東屋 1、耕錫質 1、蒸物 1
n/陰/入	元歌月 1、元之月 1
ŋ/陰/入	蒸之職 2、陽魚屋 1、陽魚鐸 1
n/m/陰	元談歌 1
n//陰	陽元魚 1

從表 6 可知齊魯方言有發達的前後鼻尾混同表現，-n 和 -ŋ 尾合韻以非低元音較多，尤其是真耕合韻有 22 例，可能顯示 [-in>-iŋ]。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前後鼻尾的合併表現以外，「陽聲韻與陰聲韻、入聲韻的大量通押」使齊魯方言在上古方音中顯得更為特殊，例如陽元合韻有 5 例，當然我們可以解釋為發生鼻尾合併作用，即 [-an>-aŋ] 音變，但從系統其他合韻表現得知，陽元合韻應是兩部皆讀鼻化韻所致，後續我們將從鼻音弱化角度探討此問題。²³

我們在前文提出的前後鼻尾語音不全性與不定性，從鼻音的根本性質可進一步支持古韻部中常見的「真耕通押」關係的發生原因及其普遍性。前後鼻尾的合併音變在上古時期已經普遍發生，各方言區皆有真耕合韻的例子，現代漢語方言也屢見不鮮，真耕通押顯示前後鼻尾的弱化與合併，此現象與鼻音徵性的特殊性有極大關聯，²⁴使前後鼻尾有著跨越時代和方言的共同表現（陳彥君 2018：265）。

前後鼻尾合併音變的內部演變序列也值得討論，表 6 齊魯方言的語料皆顯示「非低元音韻」的真耕合韻佔絕大多數，低元音韻的 -n 和 -ŋ 尾合併音變

²³ 據文獻語料所示，齊魯方言非低元音韻部的前後鼻尾合併音變較為顯著，相較之下，齊魯方言鼻化現象多出現在元、陽、魚、鐸等低元音韻部，低元音韻部可能發生鼻尾丟失、弱化的表現。

²⁴ 陳彥君（2018：265）指出「非低元音韻的前後鼻尾合併更易於發生，故普遍出現在漢語方言中，如『簡化鼻尾型』中的贛語型、西北型、西南型、江淮型、吳語型、湘語型、閩北閩東型皆有深臻梗臻一類同讀為 -n 尾或 -ŋ 尾韻的演變。歷史上的表現也能給予印證，從先秦兩漢開始，較顯著的鼻尾變異是前後鼻尾的關係，尤其是非低元音韻的真耕部、或後來的臻梗攝、臻梗曾攝、深臻梗曾攝合韻，這種『韻部合併』型態從先秦持續到現代，是跨越時空和方言的共同演變趨向，相較之下，從低元音韻先啟動的『-m 尾消變』，到了宋元以後才大為發展，且集中分布在北部的漢語方言區。」

相對較少，甚至不存在低元音韻部的前後鼻尾合韻現象；故前後鼻尾合併音變應從「非高元音」韻部先發生，此與我們在現代漢語方言的研究成果一致（詳見下文對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的分析）。

(2)鼻尾弱化：

關於鼻尾弱化現象，我們觀察的是陽聲韻部與陰聲或入聲韻通押或三類鼻尾同時混用的表現；各方言區皆有少數的陰陽入對轉韻例，²⁵但大量的跨韻尾韻部通押，並呈現鼻音弱化音變，最為顯著的是齊魯方言。從文獻語料雖不易判斷古方言的鼻尾格局，但鼻尾變異的大致趨向仍可從共時方言比較得知，本文以合韻類型的完整度和韻例數量，以及文獻上提及「齊人言殷聲如衣」之例證，認為先秦兩漢的齊魯方言應發生了規模不小的「鼻音弱化」音變。先秦兩漢齊魯方言涉及鼻尾弱化的合韻類型，詳如表 7：

表 7：先秦兩漢齊魯方言涉及鼻音弱化的合韻類型²⁶

合韻類型	韻部
-n/陰	元脂 3、文脂 2、真脂 1、真微 1、文微 1、文之 1、真文微 1、元魚 1、真元歌 1
-ŋ/陰	陽魚 11、蒸之 2、東幽 2、蒸之幽 1、東侯 3、冬侯 1、陽魚侯 1、陽魚宵 1、陽魚之歌 1、陽魚微之侯 1、耕支 2、耕脂 1
n/入	元月 4、真元質 2、真元月 1、真錫 1、真物 1、真文物 1
ŋ/入	陽鐸 2、陽東鐸 1、蒸職 1、東屋 1、耕錫質 1、蒸物 1
n/陰/入	元歌月 1、元之月 1
ŋ/陰/入	蒸之職 2、陽魚屋 1、陽魚鐸 1

²⁵ 如《詩經》〈陳風·東門之樹〉二章「穀日於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原是元部字，差麻娑則為歌部字，兩類字通押的原因可能是元部「原」字已丟失 -n 尾。《詩經》〈豳風·七月〉八章也有「沖陰」通押的例子，可能是侵部韻尾 -m 讀為 -yo（羅常培、周祖謨 1958：75）。

²⁶ 感謝審查人提出本文上古韻部系統使用問題，認為「衣」自當屬微部，為何原先討論時稱脂部。事實上，我們在表 7 所列的合韻韻例時代跨度較大，是希望做更廣泛的觀察，然而，其中最顯著有分韻問題的是微脂二部，此二部在先秦分立，但從詩韻的表現可知兩漢至魏晉多是微脂不分，至魏晉晚期才又呈現微脂分化的態勢。所以表 7 採取從分不從合的作法，將微脂分開計算，在後續討論時，才視需要合為「脂（微）部」。

合韻類型	韻部
n/m/陰	元談歌 1
n/陰	陽元魚 1

古齊魯方言位於今山東省全省和河北省南部，即先秦的齊語、魯語、和東夷語，以及兩漢時期青州、徐州和兗州地區使用的方言，林語堂（1925）命名為「東齊海岱之間」方言，丁啟陣（1991）稱為海岱方言。從表 5 齊魯方言的語料可知，先秦兩漢的齊魯方言陽聲韻可與陰聲韻、入聲韻混用，尤其是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通押關係，在各文化區中，僅齊魯文化區有此表現。

上古時期關於鼻尾演變的描述，雙脣韻尾 -m 的消變及前後鼻尾合併現象較少討論，鼻尾弱化被描述得最多，尤其是齊方言鼻尾弱化的區域方言特色，古代學者已多有闡述；可知齊魯方言陽聲韻和陰聲韻、入聲韻的混用現象，在先秦兩漢時代已經是廣受認識的區域方言特徵。如漢鄭玄《中庸注》提及：

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裔也。

殷與衣同讀，殷為文部，而衣在上古原屬微部，但兩漢微脂混用，林炯陽《魏晉詩韻考》（1971）指出：「脂部脂微二韻，自漢至劉宋，詩人混用難別。魏晉詩人時有微韻獨用之例，則脂微分化，魏晉時已露端倪。」上古韻部發展到兩漢這個階段，多家學說都採脂微合一，稱為脂部（羅常培、周祖謨 1958；丁邦新 1975）。是故，殷、衣這兩字在合韻上是文與微脂二部的通押關係，就語音的實質呈現來說，應是文部字鼻音弱化讀鼻化韻 [ɪ]，或更進一步丟失鼻音成分為口元音 [i]，不管是鼻化韻或口元音，皆可與微脂部字相諧。古齊魯地區除了文、微脂二部通押，另有元支、元/微脂、真/微脂、陽魚、元月、陽鐸等韻例。

前文提及齊魯方言可能還有發達的前後鼻尾混同表現，-n 和 -ŋ 尾合韻以真耕為主，低元音韻部較少出現在前後鼻尾的互動中；相較之下，元、陽、魚、鐸等低元音韻部的合韻表現，多出現在 [-ŋ/陰]、[n/入]、[ŋ/入]、[n/陰/

入]、[ŋ/陰/入]、[n/m/陰]、[n/陰] 等「跨越陰、陽、入聲韻的通押關係」之中，這些陰陽入對轉的韻類，極少出現非低元音韻部。上述鼻尾演變現象，前者 -n 和 -ŋ 尾合韻屬於鼻尾合併現象，後者則屬於鼻音弱化音變。陽聲韻與陰聲韻、入聲韻的大量通押，使齊魯方言的鼻尾格局在上古方言中顯得極為特殊，從齊魯方言非低元音韻部的前後鼻尾合併音變較為顯著，低元音韻部的合韻則顯示音系發生鼻尾弱化，甚至丟失鼻音成分的表現。綜上所述，齊魯方言音系極可能存在「鼻尾合併」與「鼻音弱化」兩種鼻尾音變作用。

3. 齊魯方言的鼻尾弱化與鼻尾格局東西對立

近代學者對齊魯方言的鼻音弱化討論頗多，林語堂（1933）、羅常培與周祖謨（1958）、虞萬里（2001）等認為是齊魯方言已失去 -n 尾。汪啟明（1998）指出：

海岱地區的這種陰陽對轉現象，不是個別的字，而是相當一部分字的群體現象。它從殷商時代末年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達千年之久。……是古殷商語的遺留。

汪啟明提出「古殷商語」的假說，虞萬里（2001）也以「齊魯故地為殷商封國」為角度，²⁷探討上古東方部族區域語言特色在古今齊魯方言中的表現，其中相當凸出的便是齊魯地區備受認識的鼻尾發音區域特色——鼻尾弱化。虞萬里（2001：99）指出：

凡漢晉諸儒明言為齊語、齊音和文獻中可確認為齊魯一帶乃至整個山東（包括青徐、東齊等地）之語音者，即是《方言》中的齊魯、東齊、青徐語音系統。從《詩》韻譜中反映的用韻，可知邶鄘衛有與齊魯、東齊青徐語音系統同樣的元脂等韻轉現象。齊魯邶鄘衛除少數統治者外多是

²⁷ 虞萬里於〈山東古方言與古史研究〉（2001：95）指出「周人崛起於西方，殷人從東方進入中原，二者當是不同的部族。」從語言與歷史文化兩大角度探討古今山東方音顯示的歷史意義。

殷民族，故此韻轉現象當與殷民族有關，而這種關係在卜辭金文中得到證實。

此外，齊魯方言大量發生的前後鼻尾合併，真耕通押顯示的是前後鼻尾合併音變。本文以鼻尾發展音變為視角，在爬梳相關文獻後，主張先秦兩漢時期存在「東部鼻音弱化發達：西部鼻音弱化較少」的方言對立，²⁸在鼻尾格局上，呈現的是「東部鼻尾數量傾向簡化：西部維持較多鼻尾數量」的態勢。

上古鼻尾音變的東西對立格局，試擬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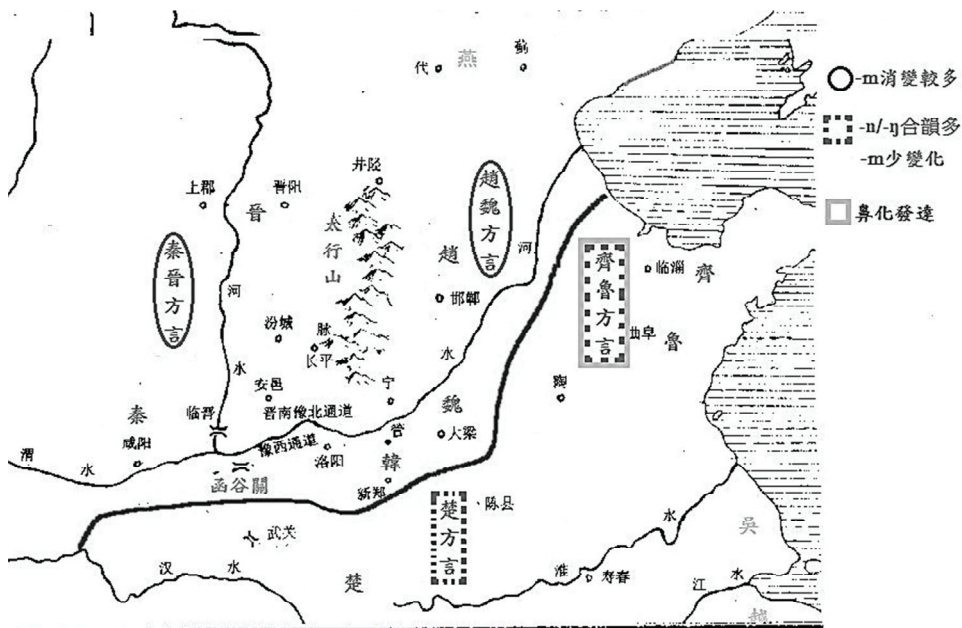


圖 2：先秦兩漢時期的鼻尾格局東西對立

²⁸ 關於先秦兩漢文化或方言呈現的東西對立，許多學者從語音現象、部族分布給予解釋，如徐芳敏（1999）指出上古漢語楚方言的特色，並認為從部族所在地域，上古漢語有東西對立的現象。張光宇（1996：16-18）認為東晉時青徐移民和司豫移民南遷，分別從中原東部和中原西部帶來方音特色。

齊方言特殊的鼻音弱化區域特色，使位於中國東部地區的齊魯方言區與西部各方言之間有明顯的方音差異，²⁹齊魯方言的鼻尾弱化發達，傾向簡化三個部位鼻音韻尾的對立；而位於西部的趙魏方言、秦晉方言雖然雙唇鼻尾 -m 的消變現象顯著，但整體來說雙唇、舌尖、舌根尾的三向對立較為完整，使東西文化區（部族）之間存在鼻尾發展趨勢和類型上的差異。本文探討先秦兩漢鼻尾格局東西對立的表現，並以之呼應虞萬里（2001）所說的上古部族「殷：周」對立，及其欲凸顯的古山東方音之歷史意義。

2. 魏晉至明清時期齊魯地區鼻尾音變的類型

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山東地區隨著陰陽、陽入合韻的數量下降，鼻音弱化現象不再顯著，相較於各時代的其他方言，從文獻上看不出鼻尾演變的特殊性，直到宋後才增加不少陽聲韻部的合韻韻例。山東地區歷時合韻類型如下表 8：

表 8：山東地區歷時合韻類型

合韻 類型	先秦	魏晉	南北朝	唐五代	宋	元
-m/-n	元談 1	真侵 1	寒覃 1		深臻 2 咸山 21	咸山 31 深臻 5
-m/-ŋ	蒸侵 1、陽談 1、 陽東侵 1、冬侵 5	冬侵 1	耕侵 1	曾深 1	梗曾深 4	梗曾深 9 梗曾通深 1
-n/-ŋ	蒸文 1、陽元 5、 陽文 1、耕文真 3、耕文 4、耕元 1、耕真 22、耕 陽真 2、耕真元 3	元耕 1		梗臻 3	梗曾臻 10	梗曾臻 44 梗曾通臻 1 宕江山 3
-m/-n/-ŋ					梗曾臻深 10	通臻深 1 通臻深 1 梗曾咸山 2

²⁹ 張愛雲（2013）也提到齊魯方言和趙魏方言的東西類型差異。

合韻 類型	先秦	魏晉	南北朝	唐五代	宋	元
-m/陰						深/陰聲 3 咸/陰聲 2
-n/陰	元脂 3、文脂 2、 真脂 1、真微 1、 文微 1、文之 1、 真文微 1、元魚 1、真元歌 1					臻/陰聲 1 臻/山/陰聲 1
-ŋ/陰	陽魚 11、蒸之 2、東幽 2、蒸之 幽 1、東侯 3、冬 侯 1、陽魚侯 1、 陽魚宵 1、陽魚 之歌 1、陽魚微 之侯 1、耕支 2、 耕脂 1					宕江/陰 1
n/ŋ/陰						梗曾/山/陰聲 1
n/入	元月 4、真元質 2、真元月 1、真 錫 1、真物 1、真 文物 1					
ŋ/入	陽鐸 2、陽東鐸 1、蒸職 1、東屋 1、耕錫質 1、蒸 物 1					
n/陰/入	元歌月 1、元之 月 1					
ŋ/陰/入	蒸之職 2、陽魚 屋 1、陽魚鐸 1					
n/m/陰	元談歌 1					
n/陰	陽元魚 1					

至於明清時期山東地區的陽聲韻合韻表現，³⁰無較多的韻例可供統計，僅有零星語音現象的研究。李無未（1989）探討《醒世姻緣傳》裡山東方音的表現，以及張鴻魁（2005）整理的幾部山東方言韻書，皆顯示明清時期山東地區的 -m 尾消變已大致完成，這與漢語在明清時期的發展趨勢一致。至於前後鼻尾合併音變，張鴻魁（2005）指出寒山、江陽各自獨用，真文、東鐘通押集中在詞曲和詩歌中。

比較「先秦兩漢」與「魏晉以後至明清」兩大階段，從文獻上看來，山東地區鼻尾弱化的區域特色似有斷裂。由於魏晉南北朝「雙脣尾 -m 的消變」、「前後鼻尾合併」及「鼻尾弱化」三項鼻尾音變的合韻類型與數量皆不及先秦兩漢豐富，使區域語音特色不明顯，我們認為可能受限於合韻材料的特殊性質，即「究竟詩韻是否反映方音」的問題；或許方音特色仍存在，但魏晉後的詩人押韻嚴謹度或朝向標準音的意識提昇了，韻書體裁的成立，也引導詩人對韻部更瞭解而較少出韻。其次，也可能受魏晉南北朝移民潮流影響，橫向的方音傳播使方言區劃及語音特色發生質變。上述兩種可能性的差異在於：前者認為「書面標準語和實際方音雙軌並行，故詩韻反映的語音現象時有落差」，³¹後者則認為實際語音系統真的產生了語言接觸和語言轉移。³²比較相關語料後，我們認為兩者皆是影響古齊魯地區到今山東地區鼻尾變異現象的語料似有斷裂之可能原因。

首先，先秦兩漢時齊魯方言「真耕合韻」相當多，陽聲韻部和陰入韻部的通押也很普遍，魏晉以後山東地區的語料雖未能承繼鼻尾弱化、簡化之特色，

³⁰ 感謝審查人指出宋與明清時期山東地區合韻語料的缺乏，因修改時間限制與資料取得不易，已盡可能增補相關資料進內文。

³¹ 漢語分布地域廣闊，其中存在的巨大方音差異，文獻一般不記載，書面呈現的標準語和實際語言的各種方音變體，本就存在許多落差，這些落差與記錄的斷裂需歷史語言學和現代方言學者共同努力填補，並給予適切的詮釋。

³² 對照現代方言語文獻上的表現，有時在音系內涵會出現較大差異，學者以發生「語言轉移」加以解釋，如王洪君（1987）認為宋代西北方音原有的分布領域被其他方言所覆蓋，劉曉南（2008）認為宋代四川方言因戰爭影響導致原居民傷亡散失，舊的四川方言消失在歷史舞台，其後受外來移民影響，元末後至現代繼起的新四川方言受湖廣移民影響極深。

但在元代又有些許鼻尾合併的合韻韻例，加以現今山東地區鼻音弱化特色仍保持良好（見下節討論），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的白讀層鼻化韻讀，或許與先秦齊魯方言的弱化鼻尾韻讀是同屬一個層次。總之，我們認為古齊魯方言鼻尾音變在文獻上的斷裂，和語文文獻無法如實反映實際語音的每個面向有關。³³其次，山東地區的方音也確實發生了變化，從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的文白異讀層次對立，可知鼻尾較齊全的文讀層是後來才移借、並覆蓋在古齊魯方言本地層上，帶有鼻尾弱化韻讀的白讀層，現存於梗曾通攝，和極少數宕江攝中。以下我們將先羅列現代語料，最後再重新探討「齊人殷聲如衣」語音特色的存續問題。

五、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的鼻尾音變與類型

（一）現代鼻尾音變的語音格局分析法

-m 尾的消變是漢語區劃重要的語音條件；除了以 -m 尾的有無劃分大方言，另外兩個重要的鼻尾音變類型：一是前後鼻尾合併音變影響下的「前後鼻尾是否維持對立」、二是鼻音弱化音變導致的「是否發生鼻尾弱化」，上述兩個語音性質，成為我們判定方言鼻尾特色的關鍵。鼻尾音變討論的觀察重點為：

第一是分析「語音發生什麼變化」。

觀察方言受鼻音徵性影響下，是發生鼻尾合併音變或鼻尾弱化音變，或者兩者接連發生。

第二是探討「古韻類分合關係是否改變」。

在鼻尾發生音變後，有時將使古韻類原有的對立架構消失，如 -m 的消變與前後鼻尾合併音變必然導致古韻類關係的變化，但鼻音弱化則不一定破壞古韻類的分合關係，如關中片西安話，其咸山深臻讀 \hat{V} ，梗曾宕江通讀 -ŋ，古前後鼻尾韻類之間仍可明確分立，如咸山 \hat{V} 與宕江 -ŋ，兩者鼻尾形式不同。

³³ 王力（1936/2000）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地域間的用韻差異較小：「時代對於用韻的影響大，而地域對於用韻的影響小」。

漢語方言的鼻韻尾韻類分為 -m 尾咸和深、-n 尾的山與臻攝、-ŋ 尾梗曾宕江通等韻部，經過歷史演變，在鼻尾合併和鼻音弱化兩大音變的作用下，完成 [-m>-n] 音變的方言在漢語佔多數，故咸山、深臻普遍同流，加上元音系統簡化或趨同使「梗曾同讀」（周祖謨 1966：622）及「宕江合流」成為各方言常見的表現，上述構成音變構成現代漢語方言鼻尾韻類的五大組合：³⁴

咸山類：an 類

深臻類：ən 類

宕江類：aŋ 類

梗曾類：əŋ 類

通類：uŋ/oŋ 類

探討方言鼻尾韻類的分合時，由於 -m>-n 音變在多數方言已經完成，故咸山一類（常稱為 an 類）、深臻一類（常稱為 ən 類），一般來說咸山、深臻開合口演變趨勢一致，少數例外多是層次異讀所致。舌根鼻尾韻類的宕江類（aŋ 類）多數有一致的演變趨勢，但江攝的游移性質仍可見於部分方言。梗曾從宋元時期後即已共為一類，詩文上經常通押，梗曾在許多方言還與通攝同讀，如冀魯官話的濟南話有梗曾同讀的韻讀類型，也有梗曾通共為一類同讀為 əŋ 類的類型。

表 9：濟南話梗曾通攝韻讀

梗	曾	通
文 əŋ/iŋ/aŋ	文 əŋ/iŋ	əŋ/uŋ
白 iǝ	白 ǝ	

第三則是為「方言的鼻尾語音格局及演變類型」進行分類。

分類雖是類型學的必要工作，但為漢語方言鼻尾格局進行分類一事，由於弱化、簡化音變導致的紛雜語音表現，並不容易進行類型上的區辨。方言演變型態的複雜程度，既涉及語音對立問題，也與韻類分合有關，尤其是簡化鼻尾

³⁴ 這五大韻類組合雖適用於漢語多數方言，但不適合保存 -m 尾的諸多東南方言。

型可能有 $-\eta$ 、 \tilde{V} 、 V 等韻讀共存的表現，故前人對漢語方言鼻尾格局的分類有八或九類之多（王力 1980，張燕芬 2009、2012）。本文為了凸顯鼻尾音變「-m 尾有無」、「前後鼻尾對立的維持」和「鼻尾語音弱化、簡化」這三大核心因素的關鍵性，認為以 $[m]$ 韻尾保存型、 $[n]$ 、 $[\eta]$ 韻尾對立型、簡化鼻尾型三大類型即可明確呈現鼻尾語音格局的總體趨勢。

而在鼻尾語音格局三大類型下，還有受演變速度和音變模式影響，而產生的諸多「**鼻尾格局次要類型**」，因涉及音節結構、鼻尾及前接元音性質等因素，討論時應從其（1）所屬語音格局、（2）歷經的鼻尾音變、（3）韻類分合關係、（4）語音變異趨向等上述四個部分進行分類說明。在我們的研究理路中，這些次要類型的定名，則採用一般方言學常用的作法，因著眼於區域方音特色，故以代表點為名，如「北京型」、「山東型」、「關中型」；但少數類型以語音性質為名，因為比起方言點，其鼻尾語音特色有提示為名的重大指標性，如「閉口對立型」、「中古文讀型」。本文要集中探討的是前鼻尾韻弱化現象顯著的「山東型」方言，³⁵關於我們劃分的漢語鼻尾格局主要類型和次要類型，請參文後附錄。

（二）冀魯、膠遼官話各方言片鼻尾語音概況

在這一節我們將冀魯、膠遼官話一併討論，主要著眼於兩個次方言歷史來源的密切關係，及其鼻尾演變上的連續性。冀魯、膠遼官話主要分布範圍是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在先秦時期屬於齊、魯和仍未劃入漢文化圈的齊東地區，先秦兩漢時齊魯方言已是據指標性的方言區，以「齊人殷聲如衣」為特色，而東齊地區則有《孟子》「齊東野人之語」之說；兩地在歷史和移民上關係密切，明代開始遼東地區有大量來自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的移民，遼東在行政上也向來歸屬山東行省。兩地區方言的語音特色部分，雖然從「古入聲字今調類」這個條件來看是不同的，但以鼻尾語音格局為條件，兩個官話次方言皆屬於鼻音弱化發達的區域，可視為鼻尾音變有相同表現的方音區域。

³⁵ 由於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漸變的，在根據基本的語音條件進行分區或分類操作時，勢必有許多介於類型之間或區域之間的方言，但為了凸顯類型的特色，我們仍然以「揭示每個方言區域的主要鼻尾格局特性」為目的，根據方言區域核心的情況為之定義類型。

冀魯官話分布在河北、山東、山西、北京市境內，分為保唐片、石濟片和滄惠片三個主要方言片，膠遼官話分布在山東、遼寧、黑龍江省境內，分為登連片、青萊片及蓋桓片，各方言片重要方言點如下表 10（《中國語言地圖集》³⁶2012）：

表 10：冀魯、膠遼官話方言點

冀魯官話		
保唐片	涞阜小片	山西廣靈 河北阜平、涞源
	定霸小片	河北安國、保定、霸州 天津市靜海區
	天津小片	天津市舊城區
	薊遵小片	北京市平谷區 天津市薊縣 河北遵化、唐山
	灤昌小片	河北昌黎、灤縣
	撫龍小片	河北撫寧、秦皇島、盧龍
石濟片	趙深小片	河北石家莊、晉州、深州
	邢衡小片	河北冀州、邢台、衡水
	聊泰小片	河北邱縣、廣平 山東濟南、德州、聊城、泰安
滄惠片	黃樂小片	河北滄州、黃驊 山東樂陵
	陽壽小片	山東濱州、壽光、陽信、濟陽
	莒照小片	山東莒南、日照
	章桓小片	山東桓台、章丘
膠遼官話		
登連片	煙威小片	山東煙台、威海、招遠、萊陽、榮成、文登 遼寧大連
	蓬龍小片	山東蓬萊、龍口

³⁶ 《中國語言地圖集》（2012）以下簡稱《地圖集》（2012）。

	大岫小片	遼寧大連、岫岩
青萊片	膠蓮小片	山東青島、即墨、平度、膠州、五蓮
	萊昌小片	山東濰坊、萊州、昌邑
	青臨小片	山東青州、臨朐
蓋桓片		遼寧營口、丹東、蓋州 黑龍江虎林

關於冀魯、膠遼官話的鼻尾演變問題，由於兩個方言皆已完成 $-m$ 的消變，故我們關注的是前後鼻尾合併與鼻音弱化兩種音變在各方言點的表現。

《地圖集》（2012：52）只提及膠遼官話「青萊片有 $[-n > \tilde{V}]$ ，登連片 $-n$ 尾保持良好」，對冀魯官話則無與鼻尾音變相關的論述，此外，其餘通論性方言文獻對冀魯、膠遼官話的鼻尾特色也未有較完整的闡述。事實上，從方言調查報告和相關研究（王曉軍 2004、宮欽第 2008 等），可知冀魯、膠遼官話分布範圍內，許多方言發生「前鼻尾韻弱化後讀鼻化韻」的現象，以山東地區的方言點為主，山東方言普遍發生了 $-n > \tilde{V}$ 的音變，河北僅有少數方言發生弱化或弱化不全讀為 V^n ，遼寧境內的膠遼官話目前為止未有前後鼻尾合併或鼻音弱化的記錄。

$[-n > \tilde{V}]$ 音變主要分布地點是位於山東省西部的冀魯官話石濟片（如聊泰小片的山東濟南、德州、聊城、泰安）和滄惠片（如陽壽小片的山東濱州、壽光、陽信、濟陽），以及山東東部屬於膠遼官話的青萊片（如膠蓮小片的山東青島、即墨等）和登連片（如煙威小片的山東煙台），以山東省境內來說是越往東鼻化現象略弱。此外，山東地區還有劃入中原官話的方言，屬於中原官話兗荷片，如臨沂、兗州、荷澤，兗澤片雖劃入中原官話，但以鼻尾音變表現來說，其與冀魯、膠遼官話相連，在語言上有其連續性，故下文為了呈現山東地區前鼻音弱化的區域特色，也納入兗澤片的語料。

下表 11 是冀魯、膠遼官話各次方言區以及中原官話兗澤片的鼻尾音讀類型，語料來源是王曉軍（2004）、宮欽第（2008）、《地圖集》（2012）、李巧蘭（2012）等。在此說明本文將現代方言鼻尾音韻類型呈現在表格上的方法。我們整理各方言古陽聲韻部的今讀語音類型，著重在觀察古鼻尾語音三分

格局 [-m : -n : -ŋ] 及韻類分合關係是否發生變化；為使表格整潔易讀，音讀類型僅標出無介音韻讀類型，帶有 -u-、-i-、-y- 不同介音的音韻類型省略，以山攝為例，若為 -an，則一併表示系統中的 -ian、-uan 及 -yan 等韻讀；在開口呼以外的音韻類型有特殊表現時，會以作註或給予特殊符號標示的方式呈現。³⁷

表 11：冀魯、膠遼官話古陽聲韻部音讀類型

韻攝 方言	咸	深	古m尾	山	臻	古n尾	宕	江	梗	曾	通	古ŋ尾
冀魯官話·石濟片												
濟南	ǣ	ẽ	Ŵ	ǣ	ẽ	Ŵ	[文]aŋ [白]iǎ	aŋ	[文]əŋ/iŋ/aŋ [白]iǒ	[文]əŋ/iŋ [白]iǒ	əŋ	-ŋ/Ŵ
德州	ā	ẽ	Ŵ	ā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ẽ	[文]əŋ/iŋ [白]ẽ	əŋ	-ŋ/Ŵ
淄川	ā	õ	Ŵ	ā	õ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ǒ	[文]əŋ [白]iǒ	[文]əŋ [白]uǒ	-ŋ/Ŵ
博山	ā	õ	Ŵ	ā	õ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ǒ	[文]əŋ/iŋ [白]iǒ	[文]əŋ [白]uǒ	-ŋ/Ŵ
新泰	ā	ẽ	Ŵ	ā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ǒ	[文]əŋ/iŋ [白]iǒ	əŋ	-ŋ/Ŵ
臨清	ẽ	ẽ	Ŵ	ẽ	ẽ	Ŵ	ā	ā/əŋ	[文]əŋ/iŋ [白]iẽ/ā	[文]əŋ/iŋ [白]ẽ	əŋ	-ŋ/Ŵ
寧津	ā	ẽ	Ŵ	ā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ẽ	[文]əŋ/iŋ [白]ẽ	əŋ	-ŋ/Ŵ
聊城	ā	ən/in	-n/Ŵ	ā	ən/in	-n/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n	[文]əŋ/iŋ [白]ən	əŋ	-ŋ/-n
河北 邯鄲 曲周區	ā	ən/in	-n/Ŵ	ā	ən/in	-n/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n
河北 邢台	a ⁿ	ən/in	-n/Ŵ	a ⁿ	ən/in	-n/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
河北 邱縣	ǣ	ən/in	-n/Ŵ	ǣ	ən/in	-n/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
冀魯官話·滄惠片												
壽光	ā	õ	Ŵ	ā	õ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ǒ	[文]əŋ/iŋ [白]iǒ	əŋ	-ŋ/Ŵ

³⁷ 許多方言記錄 -iən 韻為 [in]，我們依照原始記錄，視為一個獨立的開口呼韻讀類型。

韻攝 方言	咸	深	古m尾	山	臻	古n尾	宕	江	梗	曾	通	古ŋ尾
利津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əŋ	[文]əŋ/iŋ/aŋ [白]ĩ	[文]əŋ/iŋ [白]ĩ	[文]əŋ [白]uĩ	-ŋ/Ŵ
日照	ã	ẽ/ 開三文 iẽ	Ŵ	ã	ẽ/ 開三文 iẽ	Ŵ	aŋ	aŋ	əŋ/iŋ/aŋ	əŋ/iŋ	əŋ	-ŋ/Ŵ
莒縣	an	ən/in	-n	an	ən/in	-n	aŋ	aŋ	[文]əŋ/iŋ [白]ən	[文]əŋ [白]ən	əŋ	-ŋ/-n
膠遼官話·青萊片												
青島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aŋ/oŋ [白]iẽ	[文]oŋ [白]ẽ	oŋ	-ŋ/Ŵ
即墨	ã	ẽ	Ŵ	ã	ẽ	Ŵ	aŋ/oŋ	aŋ	[文]aŋ/oŋ [白]ĩ	[文]oŋ [白]ĩ	oŋ	-ŋ/Ŵ
平度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iŋ/aŋ/oŋ [白]ĩ	[文]iŋ/oŋ [白]ĩ	oŋ/iŋ	-ŋ/Ŵ
諸城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ĩ	[文]əŋ/iŋ [白]ĩ	əŋ/iŋ	-ŋ/Ŵ
昌邑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Ŵ
沂源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Ŵ
中原官話·兗荷片												
郟城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əŋ/aŋ [白]ĩ	[文]əŋ [白]ĩ	əŋ	-ŋ/Ŵ
濟寧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ĩ	[文]əŋ/iŋ [白]ĩ	əŋ	-ŋ/Ŵ
金鄉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ĩ	[文]əŋ/iŋ [白]ẽ	əŋ	-ŋ/Ŵ
費縣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ĩ	[文]əŋ/iŋ [白]ĩ	əŋ	-ŋ/Ŵ
平邑	an	ən/in	-n	an	ən/in	-n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n	[文]əŋ/iŋ [白]ən	əŋ	-ŋ/-n
膠遼官話·登連片												
煙台	ã	ẽ	Ŵ	ã	ẽ	Ŵ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n	[文]əŋ/iŋ [白]ən	əŋ	-ŋ/-n
萊陽	ã	ən/in	-n/Ŵ	ã	ən/in	-n/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uŋ	-ŋ
遼寧 大連	an	ən/in	-n	an	ən/in	-n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n
牟平	an	ən/in	-n	an	ən/in	-n	aŋ	aŋ	[文]əŋ/iŋ/aŋ/iəŋ [白]in	əŋ/iŋ	əŋ/oŋ	-ŋ/-n

韻攝 方言	咸	深	古m尾	山	臻	古n尾	宕	江	梗	曾	通	古ŋ尾
榮成	an	ən/in	-n	an	ən/in	-n	aŋ	aŋ	[文]əŋ/iŋ/aŋ/oŋ [白]ən/in	əŋ/iŋ	əŋ/oŋ	-ŋ/-n
冀魯官話·保唐片												
阜平	ã	ən/in	-n/Ŵ	ã	ən/in	-n/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n
涞源	ã	ən/in	-n/Ŵ	ã	ən/in	-n/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ŋ/-n
晉語·張呼片												
贊皇	æ	əi	Ŵ	æ	əi	Ŵ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uəŋ/uŋ	-ŋ

（三）前鼻尾弱化音變的核心區域：山東型

《地圖集》（2012：52）只提及膠遼官話「青萊片有 -n> Ŵ，登連片 -n尾保持良好」，對冀魯官話並無鼻尾音變的記錄，我們從其他方言語料的記錄，為《地圖集》（2012）的論述做出修正。從表 11 可知，冀魯、膠遼官話幾乎所有方言片皆有前鼻尾弱化音變的記錄，³⁸我們將其稱為漢語鼻尾音變的「山東型」。

「山東型」的前鼻尾音變表現主要集中在四個方言片，分別是：

冀魯官話石濟片、滄惠片

膠遼官話青萊片

中原官話兗荷片

石濟、滄惠、青萊和兗荷片的方言多數發生 [-n> Ŵ] 音變，鼻尾格局多是「簡化鼻尾型」，是北部方言前鼻尾弱化音變的核心地區，這個區域內僅有少數是「[n][ŋ] 韻尾對立型」。

以石濟片的濟南方言為例：

咸山一類讀 $\tilde{a}/\tilde{\alpha}$ 韻
深臻一類讀 \tilde{e} 韻

³⁸ 由於我們並未蒐集到膠遼官話蓋桓片的語料，所以表 11 沒有相關方音記錄。

宕江一類為 aŋ/iã 韻
梗曾通並為一類讀 əŋ 韻
梗曾另有讀 iŋ 韻及 ẽ、iẽ 韻層次
梗有一個低元音 aŋ 韻層次

濟南方言在 -m 尾演變完成後，咸山、深臻出現 -n>Ũ 音變，宕江梗曾通保留 -ŋ 尾，但有讀鼻化韻的異讀層次。

以青萊片的青島方言為例：

咸山一類讀 ǎ 韻
深臻一類讀 ẽ 韻
宕江一類為 aŋ 韻
梗曾通並為一類讀 oŋ 韻
梗曾攝白讀層次 ẽ 與 iẽ 韻

青島方言在普遍發生 -m 尾的消變後，咸山一類、深臻一類各自出現 [-n> Ũ] 音變，宕江梗曾通保留 -ŋ 尾。³⁹青島方言梗曾攝另有鼻化韻的白讀層次 ẽ 與 iẽ 韻，這個白讀層次使梗曾通與深臻攝少數字同讀，我們認為這類鼻化韻屬於早期層次，和咸山、深臻攝讀鼻化韻的「前鼻尾弱化」演變屬於不同階段。從鼻音理論來看，-n 尾鼻化較 -m 尾容易，故推斷宋元至明清時期 -m 大規模消變後，先使咸山合併、深臻合併，其後山東地區「山東型」方言才接著發生前鼻音韻尾鼻音弱化。設想若在 -m 尾消變前即已發生前鼻尾 -n 的弱化，則應當只有山、臻攝字鼻化，咸、深攝字即使後續也發生了 [-m>-n]，又發生了 [-n>Ũ]，然而，如此一來咸深類與山臻類有更多時候是韻尾不同的狀態，但如今的山東型方言，我們並未看到一些咸與山、深與臻不同讀的音韻痕跡。故仍主張是咸山合併、深臻合併後，再一起經歷前鼻尾鼻化作用，並以此音變模

³⁹ 青島方言梗曾攝另有鼻化韻的白讀層次 ẽ 與 iẽ 韻，這個白讀層次使梗曾通與深臻攝少數字同讀，下一節皆討論這個白讀層次的意義。

式，主張山東型方言的咸山、深臻 $[-n > \tilde{V}]$ 音變應不早於宋代。⁴⁰至於冀魯、膠遼官話在多數梗曾通、少數宕江攝白讀層次的鼻尾弱化韻讀，本文認為其與先秦「齊人殷聲如衣」現象有關，下節將進行相關討論。

冀魯官話滄惠片分布在河北、山東地區，屬於山東地區的方言也有顯著的鼻尾音變現象，如壽光、利津、日照皆是咸山、深臻發生 $[-n > \tilde{V}]$ ，而舌根尾韻類仍保持 $-ŋ$ 。

兗荷片雖為中原官話區，但地理位置與冀魯官話連成一片，且兗荷片在鼻尾格局上和鄰近的河南省中原官話各方言片表現不同，河南省境內的中原官話多為「 $[n][ŋ]$ 韻尾對立型」，故我們認為兗荷片的山東兗州、荷澤、臨沂等地也應納入石濟、滄惠、青萊這個核心區域中。

以鼻尾語音格局為語音條件，我們將漢語北方方言靠東側（山東半島及其以西地區）的石濟、滄惠、青萊和兗荷片定為「**前鼻音尾弱化音變的核心地區**」，周邊登連、保唐片以及晉語張呼片的鼻尾弱化音變現象比核心地區略不發達，屬於「**前鼻音尾弱化音變的邊際地區**」。這個前鼻尾化音變分布的廣大地區，即是鼻尾類型「山東型」所屬區域，山東型所屬各方言片的地理位置，如下圖 3 所示：

⁴⁰ 我們也討論了漢語史上的 $-m$ 尾消變（陳彥君 2018：111），指出「鼻尾 $-m$ 的保存或消變，是漢語鼻尾音變現象的重要議題，相較於前後鼻音合併與鼻音弱化活躍地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涉及『 $-m$ 大規模消變』的咸山合併，不是發生在特定區域，而是近代漢語普遍出現在各方言區的音變。鼻尾 $-m$ 的音變原先以深臻合韻較常見，即非低元音韻的雙唇、舌尖鼻尾合併現象，但韻例不多，從先秦到唐五代的發展也無太大變動，直至宋代才在多數方言區發生大規模的「咸攝併入山攝」現象，顯示 $-m > -n$ 的音變趨勢。近代突起且廣為發展的咸山通押表現，從結構上影響近現代漢語音系，是相當關鍵的語音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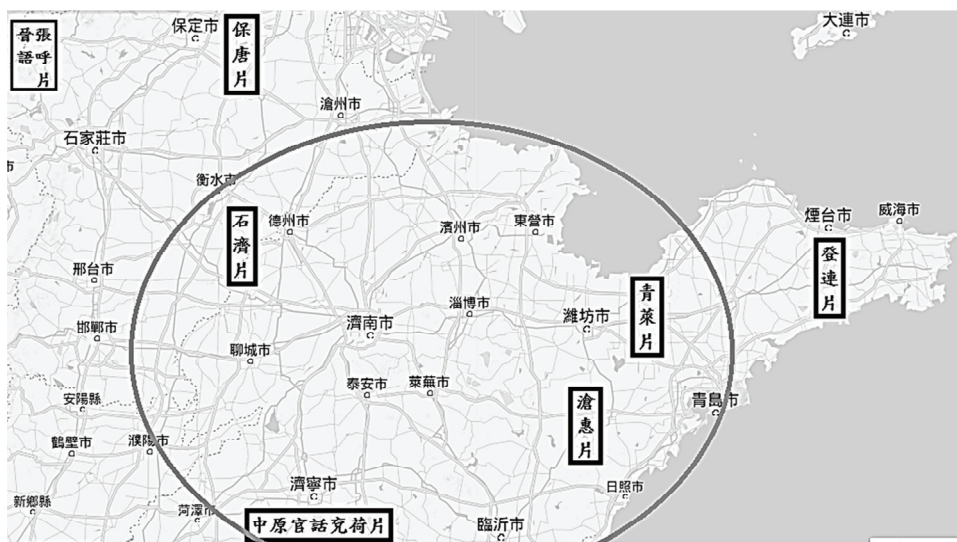


圖 3：漢語北方方言（冀魯、膠遼官話）前鼻音尾弱化核心區域

屬於「前鼻音尾弱化音變邊際地區」的保唐、登連片，其前鼻尾韻鼻化現象不如石濟、滄惠、青萊和充荷片來得普遍，相較之下核心區域方言的前鼻音尾弱化不只普及，音變也多數完成了。保唐、登連片的鼻尾格局類型多元，顯示該地區方言的鼻尾音變正處於變化中的階段。

以冀魯官話保唐片阜平、涞源為例：

咸山一類讀 \tilde{a} 韻
深臻一類讀 $\partial n/in$ 韻
宕江一類為 $a\eta$ 韻
梗曾通並為一類讀 $\partial\eta$ 韻
梗曾另有 $i\eta$ 韻讀

阜平、涞源方言僅有「前鼻音+低元音」的咸山攝發生 $[-n > \tilde{V}]$ 音變，非低元音的深臻攝依舊保持 $-n$ 尾，顯示該方言以「前鼻尾為關鍵」的鼻尾弱化現象只存在低元音韻。

膠遼官話登連片在《地圖集》（2012）裡，並無前鼻尾的弱化音變，但從方言調查記錄可知登連片煙威小片有 $[-n > \tilde{V}]$ 變異現象，這個小片的山東煙台、山東萊陽、遼寧大連三個方言點剛好呈現「前鼻音尾弱化音變的階段性」：

表 12：膠遼官話前鼻尾弱化音變的三個階段

韻攝 方言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梗	曾	通	鼻尾格局
山東 煙台	ã	ẽ	ã	ẽ	aŋ	aŋ	$\begin{smallmatrix} [\text{文}]əŋ/iŋ/aŋ \\ [\text{白}]in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文}]əŋ/iŋ \\ [\text{白}]ən \end{smallmatrix}$	əŋ	簡化鼻尾型 咸山合/深臻合
山東 萊陽	æ̃	ən/ in	æ̃	ən/ in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uŋ	[n][ŋ]對立型 ~ 簡化鼻尾型 咸山合/深臻合
遼寧 大連	an	ən/ in	an	ən/ in	aŋ	aŋ	əŋ/iŋ	əŋ/iŋ	əŋ	[n][ŋ]對立型 咸山合/深臻合

煙台方言咸山深臻已發生 $[-n > \tilde{V}]$ ，萊陽方言僅咸山攝讀鼻化韻，而大連則維持系統內的前後鼻尾尾對立；這三個方言點的並列呈現，使我們明白「前鼻音尾的弱化音變是從低元音韻開始」，才擴及非低元音韻；而後鼻音尾的弱化通常較遲，故冀魯、膠遼官話宕江梗曾通攝一般來說維持 -ŋ 尾，讀 -n 尾或鼻化韻的韻讀是早期層次的遺留。

（四）梗曾宕江通攝的文白異讀及保守的鼻化韻讀層次

冀魯、膠遼官話的分布區主要在山東省，其次是河北省、遼寧省南部，在先秦時期屬於齊、魯和未劃入漢文化圈的齊東地區。古齊魯方言以鼻尾弱化「齊人殷聲如衣」為其方音特色，除了其他方言也可見到的相異鼻尾通押合韻類型（ $[-m/-n]$ 、 $[-m/-ŋ]$ 、 $[-n/-ŋ]$ ），更特別的是有大量的陰陽合韻、陽入合韻與陰陽入合韻，相較於先秦其他方言顯得格外特殊。然而，據前文我們的研究結果，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山東地區隨著陰陽、陽入合韻的數量下降，鼻尾弱化現象不再顯著，相較於各時代的其他方言，從文獻上看不出鼻尾演變的特殊性。

針對此現象，藉由以下三點的闡述，我們主張山東地區可能仍保有先秦兩

漢以來，屬於早期層次的鼻尾弱化、簡化韻讀。

- (1) 山東地區是移民輸出大於輸入的地區（葛劍雄 2005），受外來移民因素發生語言變異的可能性較小。
- (2) 古齊魯方言鼻尾弱化或簡化的特色在元代重回文獻記錄，如梗曾臻合韻有 10 例，我們認為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漢語普遍的前後鼻尾合併音變所致，⁴¹也有可能和現代方言梗曾宕江通有白讀鼻化韻的表現一樣，元代山東方言或許在梗曾與臻有鼻化韻讀。
- (3) 現今山東地區仍有鼻尾弱化的韻讀層次，普遍出現在咸山、深臻攝，少部分在梗曾通、宕江攝中。本文在對漢語的鼻尾類型作整體分析後，著眼於「咸山一類、深臻一類發生鼻尾弱化」的特殊表現，將冀魯、膠遼官話這個「前鼻尾韻弱化音變」發達的區域稱為鼻尾格局「山東型」方言。現代「山東型」的弱化鼻尾與歷史上古齊魯地區「齊人殷聲如衣」方音特色，又該如何聯繫與分辨呢？從時間和演變形式來看，我們認為古齊魯方言的鼻尾弱化區域特色，應與音系裡，顯示較早期韻讀形式的白讀層「梗曾通、宕江攝鼻化韻讀」，有更為密切的關係。主張現今冀魯、膠遼官話在梗曾通宕江攝的白讀鼻化韻，可能即是「齊人殷聲如衣」方音現象的遺留，主要著眼於音系內音變或語音特性「平行發展」的可能性；意即：古齊魯方言「齊人殷聲如衣」的鼻尾弱化特性雖然沒有保留在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的臻攝字上，然而，平行的鼻尾弱化或塞音弱化形式仍保留在舌根鼻尾韻攝（梗曾通宕江）的舒、促聲韻讀中。至於普遍出現的咸山和深臻鼻化韻，則源自宋代 -m 消變後，進一步發生「前鼻尾變異」的語音層次，屬於晚期音變。

是故，我們主張齊魯方言鼻尾音變在魏晉到宋代文獻上的斷裂，是因為參考的文獻多是合韻材料，詩人合韻是常態，若不出韻則無法反映實際方音。此

⁴¹ 漢語歷時語料顯示前後鼻尾合併的普遍性，上古是真耕合韻，中古以後是深臻梗曾合韻，現代也展現許多方言的「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例如臺灣國語也發生 -ən、-əŋ 韻或 -in、-iŋ 韻混同。（陳彥君 2018：271-277）。

外，從現代語料雖然可以看到先秦以來山東地區鼻音弱化現象的殘餘韻讀，但至少在宋代以前，鼻尾格局 [-m : -n : -ŋ] 三分對立或 [-n : -ŋ] 二分的方言（或即為通語）已經傳入山東地區，成為文讀層次，並排擠、覆蓋舊有鼻尾弱化特色顯著的本地音系。

接著探討山東型方言文白層次的韻讀，《地圖集》（2012：45）只提及冀魯、膠遼官話在「宕江、梗曾通促聲」有文白差異，但未提及舒聲一樣有文白讀；我們的研究在重新梳理語料，指出冀魯、膠遼官話的宕江、梗曾通攝在舒促聲皆有文白讀，文白層次的韻讀表現可相對應。

表 13：冀魯、膠遼官話宕江梗曾通文白異讀示例

韻攝 方言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梗	曾	通	白話層次韻讀
濟南	ā/ǣ	ē	ā/ǣ	ē	[文]aŋ [白]iā	aŋ	[文]əŋ/iŋ/aŋ [白]iō	[文]əŋ/iŋ [白]ō	əŋ	宕 iā、梗 iō、曾 ō
德州	Ǟ	ē	ā	ē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ē	[文]əŋ/iŋ [白]ē	əŋ	梗曾 ē
淄川	ā	ǝ	ā	ǝ	aŋ	aŋ	[文]əŋ/iŋ/aŋ [白]iō	[文]əŋ [白]ō	əŋ/ uō	梗 iō、曾 ō、通 uō
聊城	ā	ən/ in	ā	ən/ in	aŋ	aŋ	əŋ/iŋ/aŋ in	əŋ/iŋ ən	əŋ	梗 in、曾 ən （非鼻化韻）
特殊 臨清	ē	ē	ē	ē	ā	ā/əŋ	[文]əŋ/iŋ [白]iē/ ā	[文]əŋ/iŋ [白]ē	əŋ	梗 iē/ā、曾 ē （宕江 ā 可能是新的鼻音弱化層次）

如上表 13 所示，冀魯、膠遼官話方言多在梗曾通攝的舒聲有層次異讀，梗曾攝普遍存在白讀層次，通攝雖多與梗曾同讀，但有鼻化韻層次的方言較少；少數方言在宕江攝舒聲有文白之分，但有這樣層次分野的方言較少，相較之下，宕江攝在促聲的文白之分，有更多方言例證。整體來說，宕江梗曾通攝促聲文白異讀的表現，比舒聲更為豐富，宕一、江二、曾一、曾開三莊組、梗二、通三的入聲字在冀魯官話中都有文白之分，且此白讀層是成系統的，音韻類型有平行的表現。

此外，冀魯官話在山東和河北境內方言間的也存在地域差異。以宕、江攝

入聲字白讀為例，河北省境內冀魯方言的宕江攝促聲白讀層韻母為 [au/iau]，山東地區方言則為 [ə/uə/yə]，語料見下表 14：

表 14：山東、河北地區冀魯方言宕江攝入聲字白讀層的音讀差異

韻攝 方言	宕開一				宕開三				江開二		
例字	摸	烙	攔	郝	略	弱	勺	藥	覺悟	樂音	學
玉田 河北保唐片	ɿmau	lau [˥]	ɿkau	ɿxau	liau [˥]	ʒau [˥]	ɿsau	iau [˥]	ɿteiau	iau [˥]	ɿɕiau
保定 河北保唐片	ɿmau	lau [˥]	ɿkau	ɿxau	liau [˥]	ʒau [˥]	ɿsau	iau [˥]	ɿteiau	iau [˥]	ɿɕiau
河間 河北滄惠片	ɿmau	lau [˥]	ɿkau	ɿxau	liau [˥]	ʒau [˥]	ɿsau	iau [˥]	ɿteiau	iau [˥]	ɿɕiau
冀州 河北石濟片	ɿmau	lau [˥]	ɿkau	ɿxau	liau [˥]	ʒau [˥]	ɿsau	iau [˥]	ɿteiau	iau [˥]	ɿɕiau
壽光 山東滄惠片	ɿmə	luə [˥]	ɿkuə	ɿxuə	lyə [˥]	luə [˥]	ɿsuə	yə [˥]	ɿteyə	yə [˥]	ɿeyə
濟南 山東石濟片	ɿmə	luə [˥]	ɿkə	ɿxə	luə [˥]	luə [˥]	ɿsuə	yə [˥]	ɿteyə	yə [˥]	ɿeyə

曾攝一等入聲字、曾攝三等開口入聲字（莊組）、梗攝二等入聲字這三組也有整齊的文白韻讀差異，並與宕江攝一樣，呈現河北、山東的地域差異。河北是曾攝一等讀 [ei/ uei]，曾三莊組與梗二讀 [ai/ uai]，山東地區上述三組字則合流為一類，讀 [ei/ uei]，語料見下表 15：

表 15：山東、河北地區冀魯方言梗曾攝入聲字白讀層的音讀差異

韻攝 方言	曾一				曾開三莊組		梗二			
例字	墨	得獎	刻	或	側身	色	迫壓	責	摘	策
玉田 河北保唐片	mei	tei	k ^h ei	-	tʂai	ʂai	p ^h ai	tʂai	tʂai	tʂ ^h ai
保定 河北保唐片	mei	tei	k ^h ei	xuei	tʂai	ʂai	p ^h ai	tʂai	tʂai	tʂ ^h ai
河間 河北滄惠片	mei	tei	k ^h ei	xuei	tʂai	ʂai	p ^h ai	tʂai	tʂai	tʂ ^h ai
冀州 河北石濟片	mei	tei	k ^h ei	xuei	tʂai	ʂai	p ^h ai	tʂai	tʂai	tʂ ^h ai

壽光 山東滄惠片	mei	tei	k ^h ei	xuei	tɕei	luə	p ^h ei	tɕei	tɕei	tɕ ^h ei
濟南 山東石濟片	mei	tei	k ^h ei	xuei	tɕei	luə	p ^h ei	tɕai	tɕei	tɕ ^h ei

一般認為入聲韻類的音讀類型較為保守，從冀魯、膠遼官話的例子來看，宕江梗曾通攝促聲確實比舒聲韻保留更多白話音。

六、結論

鼻音韻尾的音變現象，在漢語研究中不是新鮮的話題，能引用的語料也相當多；該如何對諸多方言語料進行整理、分析並提出解釋？如何讓研究結果盡可能呈現方言的鼻音韻尾音變現象，並解釋漢語史上鼻音韻尾變異問題？我們認為語言學作為與時俱變的現代學科，「解釋角度的多元性」值得深入開發，在鼻音韻尾問題上雖已有許多研究方法的實踐，本文仍企圖從鼻尾語音性質的探討出發，藉語言類型學的觀點與方法，以「前鼻尾弱化音變」發達的冀魯官話與膠遼官話為研究對象，更細緻地探討現代方言鼻音韻尾的演變歷程。

本文的貢獻有四點：（1）藉由鼻音性質、鼻尾音變的探討，梳理漢語鼻尾變異的內涵，提出鼻尾變異的三大類型：[m] 韻尾保存型、[n]、[ŋ] 韻尾對立型、簡化鼻尾型。（2）以鼻尾音變的模式和鼻尾語音格局為視角，對鼻尾音變劇烈的冀魯、膠遼官話進行細部的鼻尾類型分析，並闡述建立鼻尾格局「山東型」的意義。（3）藉由歷時語料的聯繫，指出先秦古齊魯地區「齊人殷聲如衣」的鼻尾弱化方音特色，雖不存於今冀魯、膠遼官話的臻攝字裡，透過比較，梗曾通宕江攝白讀層的鼻化韻應可與古齊魯方言鼻尾弱化特性連繫起來。（4）指出現代冀魯、膠遼官話為數最多的前鼻尾弱化韻讀（咸山、深臻攝讀 \tilde{V} ），是宋代 -m 尾大規模消變後才發生，相較於梗曾通宕江攝白讀層的鼻化韻讀，是較為晚期的音變，與先秦鼻尾弱化的區域特色無關。

過去對於鼻音韻尾的探討多只停留在描述語音形式、韻部分合的層次，本文則透過歷時語料與現代類型的聯繫與分析，重新詮釋了冀魯、膠遼官話相對特殊的鼻尾弱化型態與區域特色的歷史發展。

附錄：現代漢語鼻尾格局類型

(資料來源：《漢語鼻音韻尾變異類型研究》，陳彥君 2018)

鼻尾 語音格局	次類型	代表 方言	分類條件
[m]尾 保存型	中古文讀型 (簡稱粵語型)	粵語 廣州	-m、-n、-ŋ 三分 鼻尾異讀常與聲母有關
	中古文讀簡化型 (簡稱客語型)	客語 梅州	-m、-n、-ŋ 三分 文讀層前後鼻尾合併、梗(曾)攝字讀-n
	三大鼻尾韻與 鼻化韻共存型 (簡稱閩南型)	閩南話 泉州	文讀層-m、-n、-ŋ 三分 白讀層-m、-n、-ŋ 外還有鼻化韻 \tilde{V}
	閉口對立型 (簡稱潮州型)	閩南話 潮州 閩中話 永安	-m、-ŋ 二分(邊際方言仍有些許-n) 低與非低元音韻皆發生前後鼻尾合併 又因演變過程及轄字差異，分成閩南話 和閩中話兩類
[n][ŋ]韻尾對立型 (簡稱北京型)		官話 北京	-n、-ŋ 二分 -m 尾併入-n 尾
簡化 鼻尾型 (1) 前/後鼻尾 分別發展	山東型	官話 濟南	文讀層前鼻尾(咸山深臻)鼻尾弱化
	關中型	官話 西安	無顯著文白異讀 前鼻尾(咸山深臻)鼻尾弱化 深臻弱化後增生-i 尾
	山西型	官話 太原	文讀層發生前鼻尾(咸山深臻)弱化 白讀層各攝皆有鼻化韻或去鼻化韻讀
簡化 鼻尾型 (2) 低/非低元音韻 分開發展	贛語型	官話 南昌	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 梗曾有低元音韻白讀層 低元音前後鼻尾韻攝極少合併 很少發生鼻尾弱化
	西北型	官話 淮濱	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 深臻梗曾通或深臻梗曾為一類 低元音韻鼻尾多發生鼻尾弱化、前後鼻 尾韻常見合併
	西南型	官話 重慶	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 低元音韻鼻尾可能發生鼻尾弱化、多數 不合併

鼻尾 語音格局	次類型	代表 方言	分類條件
簡化 鼻尾型 (2) 低/非低元音韻 分開發展	江淮型	官話 南通	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 元音類型多元、韻部分合關係特殊 ⁴² 低元音韻前後鼻尾不混，咸山多鼻化、 宕江多保持舌根鼻尾
	吳語型	吳語 上海	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 多數陽聲韻部丟失鼻尾、讀鼻化韻或去 鼻化 系統中的元音和鼻尾皆有簡化趨向
	湘語型	湘語 長沙	非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合併 特殊韻變與鼻化韻多：宕江攝不讀低元 音，讀後高圓脣元音且多數鼻化；通攝 發生韻變；梗攝白讀層主要元音不論是 低元音[a]或圓脣元音[o]皆傾向鼻尾弱 化」；咸山攝桓韻讀圓脣鼻化韻。
	閩北閩東型	閩北話 建甌	古-m、-n、-ŋ 尾韻一律讀為-ŋ 同韻攝裡韻母類型繁多 非低元音韻有前後鼻尾合併層次 低元音韻前後鼻尾多不同讀，但有同讀 層次

⁴² 江淮官話的鼻尾韻有以下五種：(1) 非低元音韻開口類 *on (深臻梗曾開口韻)，(2) 非低元音後鼻尾韻合口類 *oŋ (通攝字為主)，(3) 低元音前鼻尾韻 (咸山) 的文讀層為開口韻 *an，(4) 白讀層為合口韻 *on (兩類皆讀鼻化韻或趨向弱化)，(5) 低元音後鼻尾韻 *aŋ (宕江)。

參考書目

- 丁邦新. 1975. 《魏晉音韻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 丁啟陣. 1991. 《秦漢方言》。北京：東方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編. 2012.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方路平. 2012. 〈羅山方言的聲韻調系統〉。《焦作大學學報》第 2 期。
- 王力. 1936. 2000. 《南北朝詩人用韻考》。收錄在《王力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力. 1955. 〈中國語文講話〉。北京：開明書店。
- 王力. 1980.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王志潔. 1997. 〈英漢音節鼻韻尾的不同性質〉。《現代外語》1997 年第 4 期。
- 王洪君. 1987. 〈山西聞喜方言與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1987 年第 1 期，頁 24-33。
- 王曉軍. 2004. 《山東方言語音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冉啟斌. 2005. 〈漢語鼻音韻尾的實驗研究〉。《開南語言學刊》2005 年第 1 期。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石鋒. 2008. 《語音格局：語音學與音系學的交匯點》，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曉農. 2010. 《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牟海霞. 2010. 《日照方言調查報告》。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吳宗濟、林茂燦等. 1989. 《實驗語音學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吳宗濟. 2008. 〈《語音格局：語音學與音系學的交匯點》書序〉。收錄在《語音格局：語音學與音系學の交匯點》，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小凡、項夢冰. 2010. 《漢語方言學基礎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仙娟. 2009. 〈垣曲方言的語音特點〉。《忻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1 期。
- 李巧蘭. 2012. 〈中古陽聲韻在河北方言中的讀音演變研究〉。《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6 期。
- 李存智. 2009a. 〈郭店與上博楚簡諸篇陽聲韻部通假關係研究〉。《臺大中文學報》30 期，頁 95-156。
- 李無未. 1989. 〈《醒世姻緣傳》詩詞用韻考〉。《東疆學刊》，1989 年第 4 期。
- 李學勤. 2016. 《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霞. 2004. 《西南官話語音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汪啟明. 1998. 《先秦兩漢齊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林炯陽. 1971. 《魏晉詩韻考》，《國文研究所集刊》16：1-197（總 1105-1301）。
- 林語堂. 1933. 《語言學論叢》，上海：開明書局。
- 侯精一.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洪惟仁. 2003. 〈結構擴散：以台灣話的音變為例〉。(Structural diffusion: on the sound chang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3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 宮欽第. 2008. 《膠東方言的歷史演變》。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 徐芳敏. 1999. 〈春秋戰國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蘇北淮南地區與楚方言有關的楚文化問題〉。收錄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陳彥君. 2018. 《漢語鼻音韻尾變異類型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 張光宇. 2006. 〈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2006 年第 4 期。
- 張光宇. 2012. 〈漢語的鼻化運動〉。《語言研究》新 32 卷第 4 期。

- 張光宇. 2006. 〈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第 4 期，頁 346-358。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 張吉生. 2007. 〈漢語韻尾輔音演變的音系理據〉。《中國語文》2007 年第 4 期。
- 張琨. 1983.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1 期。
- 張愛雲. 2013. 《漢語鼻音韻尾演變史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
- 張燕芬. 2009. 《中古陽聲韻韻尾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讀音類型》。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 張燕芬. 2012. 〈中古陽聲韻韻尾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讀音類型〉。《語言研究》2012 年第 4 期。
- 張鴻魁. 2005. 《明清山東韻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 游汝傑. 1992. 《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葛劍雄. 2005. 《中國移民史》。臺北：五南出版社。
- 劉綸鑫主編.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曉南. 1999. 《宋代閩音考》。四川：嶽麓書社。
- 羅常培、周祖謨. 1958. 2007.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
- Chen, Mathew.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JCL, 3.1, 1975, pp.16-59.
- Fon, J., Hung, J.-m., Huang, Y.-H., & Hsu, H.-j. 2011. Dialectal variations on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s in Taiwan Mandar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2, 273-311.
- John J. Ohala. "The phonetics of nasal phonology: theorems and data," M.K. Huffman & R.A. Krakow (ed.),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Series, Vol.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3, pp.225-249.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s and Nasalization in Qilu and Jiaoliao Dialects

Chen, Yan-jun

Abstract

Qilu and Jiaoliao dialect are areas of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s and nasal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sal phonology, and uses the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linguistic typology to sort out the sinister variants in pre-Qinlu region. While there is already established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the topic of “Variation Phenomenon of Chinese Nasal Endings,” this thesis aims to provide more meticulous exploration of the phonetic variation patterns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nasal endings through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sal endings as well as linguistic typology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y.

The topics and results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 (1)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nas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tructure and typolog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nasal endings. (2)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wo main phonetic change effects for nasal endings : “nasal ending weakening” and “nasal ending merging”. (3)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Chinese nasal ending phonetic structures : remnant forms of [m] endings, [n] and [ŋ] contrast ending structures, simplified nasal ending structures. (4) Contacting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anguages and pointing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i Ren Yin Sheng Ru Yi” in the ancient Qinshui region of the pre-Qin period.

Keywords: Qilu Dialect, Jiaoliao Dialect, Nasal Endings,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 Nasalization